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美 國 革 命 史

(二 十)

特 勒 味 連 著

陳 建 民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國革命史

(二十)

特勒以補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史命革國美
 冊二十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鎮

原著者

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

譯述者

陳建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昌權
 殷師竹
 孫惕庵)

目錄

第一章	茶稅 英國對美之政策 殖民地總督 英國與殖民地之社會狀況……………	一
第二章	約翰亞當士 卞雅明佛蘭克林 喬治華盛頓 殖民地之忠順與繁榮……………	四一
第三章	叛逆罪移轉管轄 波士頓之軍事佔領 商務上與財政上之困難愈甚……………	七九
第四章	英內閣 倍克與民黨黨員 查理詹姆士福克斯……………	一二一
第五章	佛蘭克林及其信札 刑法 馬薩諸塞所採取之行動 各殖民地相與提 攜……………	一六七
第六章	一七七四年之總選舉 冬季開會期……………	二一一
第七章	國王與查坦爵士 福克斯大顯身手 美洲之漁業……………	二三九
第八章	安麥斯特與給治 馬薩諸塞代表大會 戰事迫在眉睫 勒克星敦……………	二六九

第九章	波士頓之包圍	班克山	三〇九		
第十章	包圍者	駐屯軍	海戰	三三七	
第十一章	華盛頓	多徹斯特高地	亡命者	豪氏退出波士頓	三六九
第十二章	英國政治上之不滿	效忠疏	和平解決之最後機會	四一五	
第十三章	赫斯人	國會會議	四四七		
第十四章	喀勒敦在加拿大	豪氏之軍隊	四八七		
第十五章	代表大會	戈登牧師	省政府	五二三	
第十六章	賓夕法尼亞之革命	常識	宣佈獨立	五五一	
第十七章	華盛頓在波士頓	華盛頓之紐約軍隊	美兵	五八九	
第十八章	克藍角	豪將軍在斯塔騰島	戰事之穿插	六三七	
第十九章	長島	紐約與哈爾連姆	六八五		
第二十章	白平原	法爾庫島	威斯特拆斯特之忠良	七二一	

第二十一章	華盛頓礮臺 經過稷西 居民之受苦	七六三
第二十二章	查理李 陷於窮境之革命	八〇五
第二十三章	羅爾與豐多諾普 特稜敦 普林斯敦	八四七
第二十四章	懸慮英國之自由 報紙 北英與南英	九〇七
第二十五章	倫敦市 國民與戰爭	九五—
第二十六章	人之談論 當代之史家 小冊子家 和平之請願	九八三
第二十七章	殖民地之教會 美洲主教問題 革命時代之教士 最後之解 決	一〇三一
第二十八章	特稜敦後 戰時總督 代表大會與各州議會 軍需之缺乏	一〇八三
第二十九章	外國軍官 忠臣 華盛頓在摩里斯敦 密德爾布魯克	一一一九
第三十章	柏圭因之軍隊 柏圭因之佈告 斯開勒與蓋次 泰昆得洛加	一一四九
第三十一章	愛德華礮臺 美洲森林 本寧敦 斯丹威克斯礮臺	一一九三

第三十二章	斯替爾窩忒	俾密斯高地	薩拉托加	被違反之盟約	一二二七
第三十三章	拉斐德侯爵	白蘭地淮因與寶利	日耳曼敦	德拉瓦河之爭奪	
	戰				一二八七
第三十四章	英人在菲列得爾非亞	鐵爐谷	不滿之冬令		一三四三
第三十五章	經春徂夏	菲列得爾非亞不能固守			一三九七
第三十六章	卡來塞爾委員會	蒙穆斯法院村			一四三三
第三十七章	歐洲輿論	刷則爾	味真	塔哥	一四六五
第三十八章	波馬社	普魯士之腓特烈	佛蘭克林在巴黎	法國條約	一五〇一
附錄					一五五三

第三十七章

歐洲輿論

刷則爾

味真

堵哥

尤爲嚴重之消息罕越大西洋；美國方面之近事倫敦未嘗詳加研究，而其全部意義只有少數智士知之。柏圭因初次之勝利，豪將軍在白蘭地灌因之勝利，與菲列得爾菲亞之陷落皆曾引起希望。薩拉托加之大不幸令人失望，且幾於令人驚惶。但克林敦爵士之退至紐約爲全部戰爭中最有意義之事者，未嘗引起英國社會之注意，尤少引起報紙之評論。

當二七七八年暮春與初夏，一週復一週，一月復一月，吾英之報紙所載之德拉瓦河戰事消息至爲有限，因英人之心已爲必須即刻注意之問題與近在本國海岸之危險所亂矣。晨報與晚報之紀載蒙穆斯法院村之戰爭論，詳盡尙不如其紀載肯特柯克草原（Cox Heath）所創以防法人侵入魁北克軍兵營之模擬戰。迨七月杪，焦急之民衆得聞蜥蜴岬（Hizard）外有猛烈之射擊。（該段新聞謂）「昨日有人傳言開伯爾上將（Admiral Keppel）於大戰中敗北，但望此訊不確耳。」

(註一)戰事之謠傳或亦過早；當真正發生之時，又稱英國勝利，雖在吾英海戰史中乃最可憐之勝利；然而吾人儘可相信當此類報告喧傳各處之一週中，人皆不注意英兵之退出菲列得爾菲亞，或惋惜英兵之退出菲列得爾菲亞也。

在過去兩世紀間，值多次危險之時期，英國之外交政策與戰爭政策成績甚佳。伊利沙白皇后於荷蘭聯邦極端困苦之時，贊助荷蘭聯邦以抗西班牙之自私與暴虐。克倫威爾爲正義、人道、與宗教自由干涉大陸事件而有確定之效果。威廉第三始終從事之戰爭，與後日後所引起而由馬爾巴羅實行之戰爭，皆爲保護歐洲弱國以抗路易十四毫無顧慮與不能滿足之野心。誠然，喬治第二時代之兩次大戰，乃由英內閣以不純正之動機實行，而在此不純正之動機中國家之自私確佔一個位置；但就此兩種情形而論，一種光榮、慷慨而又無私之思想，亦曾支配大部分英國人民也。此種思想確曾於一七四二年與後此五年間喚起吾人祖先所爲之努力與犧牲——巨額津貼由倫敦匯往維也納；特廷眞光榮之勝利；茲特訥尤爲光榮之敗北；馬丁司令官分艦隊之拜訪那不勒斯灣，而此乃根據大保護者之精神與形式設想而兵不血刃得告成功之偉績也。在此次劇烈鬪爭之中，吾

英人士主要之思想在使少年皇后免受侮辱與劫奪，並防止均勢因奧國之滅亡而無法補救也。至於查坦之戰爭曾於美洲與東方爲帝國取得廣土衆民者，在歐陸上實具大公無我之冒險之外觀。英國軍隊作戰忠勇而克奏膚功，而英國之金錢絕不吝惜以固普魯士之手腕以抗多年來共謀毀滅一小隣國之諸軍國之最有力之聯盟。（註二）

此類可以注意之事件使英國較近代任何一國所佔之地位爲可喜；且若欲於歷史上覓一類例則，只可於雅典拒波斯之侵入後與開始威脅其希臘同盟以前之名譽與聲望中求之。當七年戰爭結束之時，英國在歐陸之勢力可謂大矣；其在大海上之勢力莫之與京；且連同此類利益，英國尙設法保留大部分之善意。英國既如此常爲他人之故抽刀而又抽得如此之工，結果歐陸上曾受英國保護或解救之政府，皆不吝英國在世界之遠方創立或佔領之省分或殖民地。

「朕將優爲之；

吾民愛朕，而海屬於朕；

吾之權力如月方升；而吾之卜者

謂朕之權力必將全盛。」（註三）

一七六三年巴黎和平條約簽字後之英國儘可將其自身最大之詩人之詩句施之自身。爲若干國畏懼或厭惡，受他國之愛戴，英國在各處皆荷人尊敬、贊美、與仿倣。而最注意英國者又莫如英國昔日最可怕之敵人之首都。（吉本於一七六三年曾謂：）「克倫威爾所希望者，今已成爲事實矣。英人之名在巴黎所引起之思想大如羅馬之名於漢尼拔戰敗以後在迦太基所引起之思想。」比較浪費之法國貴族模仿吾英簡樸之服飾，吾英不甚華美但較爲迅捷之車輛，吾英之紙牌戲，與吾英遊戲用具，以及吾英跑馬場之切口，——但使法人能操之焉。其中性格較爲高尚而意志較爲堅強者，則嫉妒英國當日之個人自由與負責自治政府，與努力而有價值之公共生涯所有之機會。（佩利哥德某大家之支裔曾謂：）法國少年貴族之驕傲因其自身之地位與海峽外年齡及階級相若之人之地位有所不同而大傷。「吾人之心注意英國貴族或下院議員之尊嚴，獨立，與有用，而又重要之生活，以及英國每一公民所享之自由。」（註四）

此乃英國傲然佔據之高位；而國家之偉大之一種必不可少之條件，即人類注意所集中之大

國必須留意其國內外之行動。小國之政治可善可惡，其大臣或其皇帝可以廢立，其憲法可以改革或推翻，而不至引起境外人民之注意；但領導全球之民族之政治，則經全球認為趣事而注意。個人政治上重下輕之組織——喬治第三假手標特，格刺夫敦與挪兒斯從基礎處建築者——乃歐洲每一首都都有識之士所共注意之一種現象。但非所共愛好之一種現象。英國所有真正之友人與若干高尚之敵人，深惜吾英統治者之精力乃盡用以追求無價值之目的，而目擊彌得爾塞克斯選舉之瑣事時不禁爲之扼腕嘆息。夫一民族曾挫法蘭西與西班牙，保護德意志，征服加拿大與孟加拉者其政府乃年復一年耗其效能與信用，以與國內備受虐待之一郡之投票者爭持不休，洵屬不幸之現象。前此英國自有缺點與不幸；但自一六八八年以來，在世界各國之中只有英國受強者統治，而此輩強者藉其辯論上之力量，其有價值之公務，以及國人對於彼等之能力所爲有利之估計，遂能盤據要津。然而今日之情形已非昔比。第二流或第三流之官員，今則兒戲國家之幸福與榮譽；至優秀分子因非國人所容受遂不得仕。倍克，查坦與薩維爾爵士一類愛國者與政治家皆先後失業；而英國乃由桑德威克與李格比，衛茅斯與澤曼爵士一類小人統治焉。

此種不幸之事態因查坦爵士在宮中失寵遂爲全歐所注意。該前大臣其偉大之天才曾令法國匍匐於英國之階下者，乃英國公民中最受歐陸注意之人；而此種情感以在法國爲最顯著。法國社交界人物輒包圍英國之旅行家，使其敘述庇得之軼事，或庇得最近演說詞中最精彩之語句，倘竟夜有庇得之親友或其國會中之同黨在座，則巴黎之客廳必有人滿之患。查坦爵士所負演說家之名譽以尉爾克斯糾紛之最後數場與美國戰爭開始之時爲最偉大。查氏此時零篇之演說尙未湮沒；而其雄辯之範本，當其仍極新鮮之時，卽經粗知吾英文字之人隨意徵引與熱烈贊美。今則於其名譽極隆之時——當其智力與體力最爲充沛之時——彼乃因毅然擁護英國國會之獨立，遂無機會統治本島，並設法使其所擴大之殖民地帝國得免分崩離析焉。（註五）

美國革命發生前數年，英國在國外之勢力因其內部政治之腐敗大爲削弱。今則於國內七年稅政與民衆不滿之後，新統治方法且發生離開吾人殖民地之結果。關於此一問題，只有一種思想爲每一有理性之外人所共有，且經解釋歐洲思想之法國作家用尖刻之文字爲之表白。摩勒方丈（Abbé Morellet）函告設爾本曰：『貴國大臣未嘗察及當奴使並毀滅美洲之時，彼等實耗盡財

富與繁榮之來源英國可常佔其一大部分者；因此乃一母國與一同種同文之殖民地間之自然關係之結果也。此輩大臣有類地主，爲主張無多利得之名義上之權利起見，乃對其自身之佃戶作戰，沒收其牛馬，焚燬其倉廩，結果其農人此後不能耕田，不能付租。『誠然，卽在今日偶亦能於一國或他國覓一作家承認挪兒斯爵士內閣之政策公平而可稱贊者。但當茲事實上正在進行之時，吾英境外所有之文明世界皆認此政策錯誤而愚笨；而對於事件之結果有影響者，乃當時人士之意見而非後人之意見也。

無何宣佈獨立。原人類有一種天性，卽信人有自知之明，且甯承認彼等之論彼等自身而不肯承認他人之論彼等。當美洲挾舊大陸之公文所無之一種強硬主張自身在國際間有一種獨特之地位時，全歐各國大半皆信其所言，且承認美國得爲其自身之命運之公正人與其自身之將來之支配者之權利。美國於其宣言中提出之要求不久卽以武力實現之焉。英國三度竭其全力以征移民，而三次戰役皆受美人猛烈之抵抗。第一次作戰，英王喬治失去波士頓；第二次作戰，其德國補助兵大敗於特稜敦；第三次作戰，則一軍被俘，他軍不得不退至紐約。前此所謂戡亂今由外國批評家

觀之已變爲侵略人國矣。今茲之戰爭不復經人視爲內戰，而經人視爲一種征服戰爭；而征服只有於征服者問得人贊成也。（註六）

曩者英人經其他各國視爲近代最聰明之民族。一百五十年來勇敢之拓殖，與七十五年來極其成功之戰爭，使英人得佔地球外方值得保有之所有土地。其行爲具有本能的常識，而又依從一種寬大與健全之經濟之法則。其所經營之大事業皆其力所能爲，而所得之報酬卽足以償彼等於緊要關頭絕不吝惜之公帑支出。但當茲海宇昇平之時，當茲空前繁榮之時，彼等乃與其自身之帝國之一部分從事一種內戰，——一種戰爭有十字軍之愚昧而無十字軍之虔誠，——其結果必在未來者，無論其最後採取何種方式，勢必害及英國。英國民族一向所負慎重與聰明之盛譽，在歐人眼中業已消滅；且吾英國人尙拋去一種利益比較其爲歷史上最聰明之民族之利益尤有價值者。獨立之宣佈令歐人心中發生一種非常之衝動。傑約遜氏高尚與熱誠之詞句以新奇動聽之語調傳佈德法兩國。封建社會中被壓迫而無特權之階級，已臻一七八九年之暴亂，與推翻半世紀以內者自隔洋稱贊彼等自身祕密之希望與暗中之同情之宣佈。在前此戰爭之中英國無不保護弱者，

且主張公共之自由以抗一國之濫用權力或數國之與同陰謀；但今則從事欺壓一羣共和國之政治，生命，由歐洲觀之，而此一羣共和國之有權利自治一如瑞士之郡也。英國此時已失去世界之尊敬與同情；且不久即知尊敬與同情乃最有價值之軍事財產爲國家所深賴者。

美國戰爭中若干事件，——強迫歐人注意，且就若干方面而論影響彼等之舒適、安全、與商業利益，——使彼等愈不贊成喬治第三之政策。比較強盛與自尊之政府無不責備德國君王出賣軍隊以與吾英作亂之殖民地交戰，同時所有平民，與所有真正之兵士皆震於此種交易所不能免之暴虐與殘酷。『安斯巴與貝琉斯之團隊於奧克森福特（Ochsenfurt）上船；且如此擁擠，其中多數入夜只能竝立而不能偃臥。吾人唱贊美歌。且作祈禱。翌日多數兵士顯欲拒絕，下士即奉令採用鞭刑迫其服從。後且對不滿之人開火，結果傷者達三十人焉。』此非政治煽動家之所紀述，乃一毛瑟槍兵之所紀述，而此毛瑟槍兵在後期美國戰爭中爲英王服務至爲勇敢，且毫不勉強也。（註七）夫此類景象，發生於歐洲大道與可航行的河之河岸，而又適當其自身之境內和平之時，自使安分與仁慈之公民感覺憐憫與厭惡。安斯巴之方伯奉令戡亂。即護送其軍隊至登舟渡美之海口，且有人

紀載彼於歸途之中曾爲每一荷蘭市鎮之公民所嘲笑云。

陸上之情形如此；就海上而論則美國戰爭立即引起諸大問題，而此諸大問題立即變成與大火相去不遠之物。英國與其殖民地間數目至巨，增加不已，與非常有利之商業之突然全滅自引起外國製造家與外國船舶所有者之貪心。戰爭需用品在美洲之價格立即暴漲；且若作亂之殖民地無硬幣以付此價，至少亦有維基尼阿菸草可以輸出以代替金銀。多數新英格蘭水手在前此戰爭之中曾充英國艦隊之船員者今皆在劫掠英國商務之私掠船上服務。遠方大規模之私掠苟非私掠船主能覓得一口岸以售其私掠品則不能實行；而此類口岸在西班牙與荷蘭之歐洲領土或殖民地者不久，即經地方當局默許而可供美國海賊之用。在此類狀況之下，英國當局即隨意解釋規定海上檢查權與海上封鎖之實行之法律。英國當局大行擴張軍事品之種類；而彼等對於中立國商船所享之免查權所下之嚴格定義，便於英國船隻而不便於荷蘭，丹麥，斯堪的那維亞或俄國之船主與艦長。英國在各方面皆從嚴實行其海上權利之極端論；而其所參加之世界競爭之性質又屬如此，結果英國實無法任此權利寢息也。

結果每一星期——而當戰事進行之時，幾於每日——皆有消息遞至，非述一方如何採取高壓手段，即述他方如何違反非戰國應守之中立義務。在大海之上，在波羅的海海口，或西印度港口沙礁之外，交易正在進行，而此類交易只有加甚國際憤怒之火焰。英人目擊歐洲鄰國先後變為公開之敵人，或至少亦變為惡毒而偏頗之公正人怨憤之情甚於不安。一七八〇年前英國已與三海軍國戰爭；而他國又組織武裝中立聯盟，然而除名義上外又絕不中立。只有葡萄牙保留昔日對英之友誼——在長期中膽敢表示——但最後壓力過大，不復能繼續效忠，於是葡萄牙亦與其餘一致矣。佛蘭克林儘能從巴黎據實陳述在多維海峽之他方英國無友，且無一國希望英國勝利，但願見英國遭逢屈辱。抑不但大陸方面或外國方面不贊成挪兒斯爵士對美之行爲而已；因愛爾蘭同具此情感也。誠然天主教徒若干其窮苦之狀況中亦有政見，則大多數皆贊成喬治王以抗民黨之反對與菲列得爾菲亞代表大會。但在愛爾蘭四大省中威魯新英格蘭之舉，不爲統治階級之輿論所歡迎；而在當日，在愛爾蘭，只有新教徒與地主之意見佔得勢力。窩爾坡爾曰：「他日吾從可靠方面聞知全愛爾蘭皆「美國狂。」此乃其人之言。有人答稱：「全歐亦皆如此。」然則此島自五歲

以來第一次爲全歐中獨醒之國家不亦異乎？（註八）

當美國革命歷時一年時，英國不能持歐陸任何國家爲友或可能之同盟；同時其中之最強者又係英國不共戴天之仇。法國在過去長時期中乃處於一種心境，令一驕傲與勇敢之民族成爲戰勝國最危險之隣邦者。查坦及其英人曾奪其殖民地，將其逐出北美，且使其在印度斯坦再無何種勢力可言。其軍隊慘敗，其艦隊被逐出海外，其商業毀滅，其財政破產。其劣根性因與他國交際時所受之屈辱繼續存在。且法國不得不於其國內某口岸忍受英國委員之駐紮與檢查，該委員之職務在於察明而海之一方未建防禦物。（註九）如此衰弱，而不能堅持參加歐洲外交之權利，法國不得不息視一七七二年俄奧普三國犧牲一小弱國時所犯之暴行。拉斐德曾謂後一輩之法人不能想像七年戰爭與被迫贊成波蘭瓜分後，法國在軍事上與政治上竟至毫無地位云。

法國備嘗艱苦且完全空虛；但曾於禍患學校之中，學得自知之明，且決定恢復所已失之自尊心。其政治家、其水手、與其兵士中之較有思想與才幹者，力求改良大陸海軍之軍紀與戰鬥力。而主

持國家復興工作之重要人物爲刷則爾公爵，政治家之欲爲統治者必須循當日本國人士所常取之途徑以達其目的；而刷則爾則藉皇家女主人之恩眷登峯造極，——而其登峯造極之公開，一如英國貴族之於國會演說以佔權勢者然。彼乃緬巴都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所最寵愛之人與最可用之僕；然而彼仍不失爲一真正之愛國者。彼亦負發動七年戰爭之一部責任，而其進行七年戰爭並無光榮可言；但未嘗忘七年戰爭所給之教訓。一七六一年，——七年戰爭之中間時期，此時法國之海軍已毀滅矣，——刷則爾挾稀有之先見與堅定大規模建造戰艦，且於戰爭結束之後加倍努力建造。洎乎一七七〇年七十艘正規艦與五十艘巡洋艦已漂浮於水上矣。(註一〇)一旦船隻業已建成，船員自亦不虞缺乏。科爾布特 (Colbert) 早即設定登記全部船員之計畫，而刷則爾今完成之；又設定一種嚴厲而又公平之徵募法，免除拉夫團之必要，且能以法國水手之精華供給戰艦。抑在海上作戰船員既盡其力之所能及，則決勝在於大敵，故組織海軍砲隊實屬同一重要之事，而一七六七年法國海軍部即徵得一萬名海軍砲手，「於再次對英作戰前之十年間每星期訓練」次云。(註一一)

刷則爾建造船隻之時，本欲用以應付戰爭與風暴，並由知其職業而又愛其職業者爲之駕駛。彼等雖感升遷之遲緩而依然忠順，不爲宮中恩寵之光輝所歆動，其遲鈍與粗獷，勇敢與堅毅，以及忠於職守一如斯摩勒特（Tobias Smollett）海軍故事中之英雄。因其國人稱之爲真正之海狗，或真正之海狼，彼等不問陰晴風雨，負各種使命，往來於里昂灣與卑斯開灣之間。彼等以爲國王路易與其將其巡洋艦集於安全之港口而艦長毫無經驗，船員亦無異陸上人民，轉不如失去圓材與上帆，或甚至損失一羣水手。是故法國之水手以美國革命發生時爲最有效能；同時英國之海權則因英內閣之無能與懈怠逐漸衰落。挪兒斯爵士與桑德威克爵士當進行一種殖民政策而令英國與世界其他海軍國劇戰之時乃空其船塢，減其海員。豪氏與羅德尼憑最高之戰略與光榮之勝利終於恢復英國海軍之優勢；在四年內法國艦隊與分艦隊由熱心於海軍事業之上將統率，——就具利對蘇佛倫號（Boilli de Suffren）而論，且由海軍界最高領袖統率，——能於地中海以及大西洋與印度洋上保持其地位焉。

刷則爾改良陸軍之努力則成效較小，而法國陸軍本係特權、懶散與無能之出生地也。法人在

陸上爲王服務與在海上爲王服務之情形大有不同。日後擢爲公爵之卡斯騎士 (Chevalier de Cars) 初任海軍軍官；其遭遇與他人相同，日後即因此成爲良將。當其仍係水手之時，此一少年因於兩冬之中，在十八世紀巡洋艦上狹小之地方與無法改良之不舒適狀況下服務，健康大爲毀損。然後受命爲騎隊軍官；在本團中稍爲學習後即往巴黎，而於劇場與晚餐之間過舒適之生活，間亦往凡爾賽參加獵鹿會而護衛阿都亞伯爵 (Comte d'Artois) 騎士於加入陸軍一年後受命爲輕騎隊上校；同日晚間又奉命執燭以照國王解衣。此時其長兄卡斯男爵 (Baron des Cars) 當對英作戰時成績至優而充任巡洋艦艦長不只有一次者，則仍係一中尉。若男爵曾任皇家劍客或衛兵，則當彼二十五歲之時或已係一少將矣。軍事生活上所有堪以追求之獎品悉歸有資格者，有時甚至歸於有資格之兒童。(註一二) 法國團隊中之上級官員皆爲子爵或伯爵所佔；同時困難之工作則由下級而著有功績之老兵因被稱爲幸運兵士而與高級官員判然有別者任之焉。(註一三) 如此統率之軍隊乃康涅狄格與馬薩諸塞強不屈之共和黨人之怪同盟可想見也。

法國陸軍雖有種種缺點，但包含不少勇敢與武俠；而刷則爾力謀於陸軍內部實施種種改革

與貴人等級之貴族性相符者。自茲以後即密切注意士卒之徵募，馬匹之補充，操練、演習、服裝與武器。正規軍穿同一之制服；一七七七年步兵所攜之毛瑟槍至優，機關略為更換後此槍能於拿破崙戰爭之中保持其地位，且繼續流行以迄十九世紀中葉。新發火機重僅十一磅，而在當日十一磅之發火機固輕便之奇蹟也；當兵士棄去描準禮節時每分鐘能射五彈。（註一四）勉勵軍官學習波次但學校之學說，蓋波次但學校經時人認為擁有當日軍事學上所有之智識也。但學校當局只許其學說之公開部分授與外國門徒。法國將軍與上校得自由借用普魯士軍隊之演習方法；「但只得從腓特烈大帝學得極初步與最不重要之功課。」（註一五）法國陸軍總長因熱心採仿即許團官採用德人使用刀面懲罰兵士之習慣；有似此種特殊之習慣係左多爾夫（Zorndorf）與羅斯巴克（Rossbach）勝利之祕訣者，出身高貴而前途有望之兩尉官日後皆係可喜之兵士者，甚至閉戶互毆，以俟查明刀面之打擊對於雄健勇敢之人有何影響而後已。軍事問題之討論在當日甚為風行，甚至在軍界以外之地方亦甚為風行；而關於縱隊攻擊與橫行攻擊之問題所發生之辯論，在巴黎引起黨爭其劇烈有如格盧克派（Gluck）與匹克西尼派（Piccini）關於音樂之辯論。

刷則爾挾一有經驗之外交家之警醒早在觀望一種機會以便對英作戰。一七七四年後數月英國與西班牙間因福克蘭羣島 (Folkland Islands) 發生爭執；而西班牙之波旁皇室決定若法蘭西之波旁皇室肯爲贊助，則將以武力行使其權利。刷則爾竭盡種種方法以妨害雙方和平解決而造成一種戰爭；但其宮中恩寵與後臺勢力之時代業已過去。當日最有勢力之明星——北極星，每一謹慎之法國政治家所據以取其途徑者，——發和平之光輝，而不發憤怒之光輝。綑巴都夫人前此允俟奧國皇后願稱彼爲姊妹時即投入戰爭之漩渦。但巴利夫人 (Madame du Barry) 不似其較爲野心之前任，顯然不爲人所尊重。不能令六位法國婦人來訪，伊自不希望置身於歐洲元首之家庭之間。(註一六) 伊恨刷則爾爲一遇事認真之人與一有力之大臣；爲屢入其室之社會階級中且掃興者；爲主張擴張軍備而與英國公然決裂者。巴利夫人曾學得充分之政治，故知戰爭需款浩繁，且使伊不易染指數百萬克藍爲其快樂與奢侈之生活所必不可少者。伊決定刷則爾必須去職；而內閣改組悉依路易十五時代之法國認爲確係憲政方法之手續者。國王之外寵即與一平素接近國王之方丈接洽；而方丈即向國王暗示一種方法。王即召見該大臣，令其敘述當日國際形勢。

當刷則爾說明其政策時，國王面色慘白，且怒號曰：「先生，吾早告先生吾不願戰也。」於是先生即被免職；關於福克蘭羣島之爭執得以彌縫；而路易十五在位之日和平可以永保之信念即流行於巴黎，亦流行倫敦。一七七四年五月，布魯克俱樂部佛利先生（Mr. Edward Foley）即以五十基尼與查理福克斯賭，若路易十五逝世則從此起，兩年以內英國將與法國戰爭。是月又有一極偉大之人表示同一之見解。查坦爵士從其桑謨塞得之家庭貽書曰：「曩者吾不以爲吾應日夕希望法王陛下之健康與壽考。今吾相信法國男子之所禱上天保給國王之生命，尙不如吾之於鄉間所禱上天保佑國王之生命之虔誠。吾知和平繫於王之生命，而王之生命不值兩年之價格也。」

若在充分時間之內戰爭之危險可以消弭，則最熱烈之復仇希望可以消滅，而繼以比較友好之情感。就吾人自身之經驗而論，法蘭西共和國與德意志帝國之情形即係如此；而同一之狀況將於巴黎和約簽字後之一代對英法兩國之關係產生同一之結果。法人因感最近戰敗之辱本欲再度訴諸武力；但因慎重遂爾安分。英國作戰之能力甚大；而英國美洲殖民地之財富與人口日增，不

但能於需要之時增加母國海陸軍之力量已也。但使大西洋兩岸盎格魯薩克森種之合作未曾消滅，法國最後或亦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而移其備戰之力量以求和平，但喬治第三之內閣之政治手腕，不能保持此自動而不可分之聯合中之國家遺產；而吾英殖民地之叛亂自引誘法國陸軍與法國人民之尙武的力量與愛國的憤怒焉。

當一七七五年美人揭竿而起之時，法國已有一新朝代；且有一新法國。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絕無一事一物能如路易十五逝世後法國所生之智識復興運動之倏忽、特別、與例外者。此種運動之影響以見諸特權階級者爲最顯著；但該階級即係民族自身，因該階級包括十四萬男女，至少屬於二萬五千貴家者。（註一七）從無一代男女成年之時所具之意見與印象，能較路易十六朝代開始時，法國貴族之子女與其父母之意見與印象尤爲相反者。（註一八）此乃曾讀百科全書，或無論如何曾購百科全書之一代人物；其對於公共權利與公共政策所抱之見解乃出自孟德斯鳩，其情感與抱負乃出自盧梭，而其神學乃出自福祿特耳之哲學辭典。法國貴族歷大革命而猶存者，回溯十八世紀末葉中所過之虛偽，極端快樂，而不負責任之生活不無惋惜。青年貴族藉以消遣之學說早已

深入其僚屬大衆之腦海中，就此等僚屬而論，「自由」「平等」「正義」皆爲意義重大之名詞，但此種不祥之事實，青年貴族毫不加以注意，彼等毫無遠慮，即從現在之每一方面摘取最快樂之精華。在其鄉間產業之中，在其農人，佃戶，與獵夫之間，彼等仍具有殘餘封建勢力。在凡爾賽，彼等則叨宮廷之恩寵，而取得其一部分位置，恩俸，與升遷。當彼等加入兵房時，但使其聲名較高，即得充高級軍官。其時彼等又得於巴黎晚餐會中模仿平民之平等與非貴族界中之最漂亮者往來。此乃某貴族日後所爲之敘述。薛舉伯爵曰：「吾人年少之時即於種種幻想之中度過吾人短短之少年時代。自由、皇族、貴族、民法與特權、奢侈、與哲學——一切皆足使吾人之日常生活快樂；從無一種尤爲可怕之覺醒，隨尤爲甜蜜之睡夢而來者。」（註一九）

此輩少年貴族唯一之煩冤，即彼等不得參加政治；因法國宮廷定例，智識與年齡俱增也。而皇宮則僅爲中年大臣而開。青年只能於皇宮外各處亂闖，但青年殊無愁訴之理由。以彼等未曾充分認識彼等自身之權力。就個人而論，彼等固被擯於內閣之外；就階級而論，彼等所擁之權力，無論爲禍爲福，則幾於全能。法國政治上唯一有關而法國皇帝及其大臣最後不得向之屈伏之活動力，即

上等社會之輿論；而當一七七五年六月與七月，該種意見之潮流挾有一種猛烈與一致能掃蕩當前一切者。在波士頓與非列得爾菲亞發生之事件，引起享樂者之注意，且聳動其想像，彼輩固有餘暇足以思索也。老年，其對英之仇恨因兩度劇戰與一度和平之犧牲及屈辱而加劇者，自立即攫此獨一無二之機會以挫世仇之驕矜與力量。少年人渴願赴美從軍。既須賴其父母固定之津貼，而此項津貼又非滿囊現金，彼等自以其自身之地位與拉斐德之好運相比。蓋拉斐德早歲承襲鉅產，而能自賃船隻並選擇其軍中伴侶也。彼等甚至嫉妒拉斯歧 (Pulaski) 與科修斯古 (Kosciusko) 一類不幸之英雄，蓋此輩青年於其自國之主張消滅後猶能擦去足上之波蘭之塵土，而渡大西洋爲他人之自由而戰也。勒克星敦之消息抵斯巴 (Spa) 溫泉時，正值仲夏，此時全球各地人物正在此沐浴。當日此市本歐洲之咖啡館，法國貴婦與紳士之來此也表面上自爲健康之理由其實乃爲接近他國要人，而他國要人在十八世紀之時即構成出身與時尚之大貴族。當波士頓戰事發生時，目擊歐洲各國之代表相與關心背叛國王之百姓洵奇觀也。

凡係巴黎或凡爾賽之要人者幾人人皆對美國表示同情；而無人設法掩飾之焉。新朝已弛其

別權力之彈性，已釋巴斯德監獄中之犯人，而令人自由批評或辯論。廷臣不畏國王；而皇家其他人員皆畏廷臣，蓋廷臣每強上方接受其政見也。阿都亞伯爵深受英國狂之影響。據云伯爵不允與英人外他國猜賭以表示其尊敬吾英人民；而此並非無謂之恭維，因彼有時竟於一度跑馬之中輸去六千法國金幣也。（註二〇）然而一旦凡爾賽皇宮休息室之來賓，必須加入美洲糾紛之兩方面——其實美洲糾紛之一方面，阿都亞伯爵雖係貴族亦不得不放棄其對英之同情而與其餘同以「波士頓人」自命焉。少年皇后未嘗受叛徒之女恩人之教育。彼受教於其母，而其母在當日所有元首之中，固不斷主張統治者令人民處於何種地位，人民即應處於何種地位之學說也。馬利安他涅特之兄弟，與伊所願承教之當代唯一人物，即皇帝約瑟第二；而約瑟以為皇帝之獎勵殖民地人民作亂者，即係本階級之叛徒。故當有人代表美國之叛徒來彼表示善意時，彼淡然宣稱其生活上之職業在為一貴族。但其奧家庭對於皇后之思想之影響強不足以保其不受新思想之沾染。其最親密之友人皆屬婦女；而擁護美洲自由最力之人即見於女性之中。第二帝國下法國某史家曰：「婦女，吾人愁苦時之主要反動人物，無何即表示彼等自身年青而熱烈，而其愛護自由較男子為尤

甚。』(註二)馬利安他涅特即服從彌漫當日社會之衝動，且挾坦白與生動之熱誠加入此種運動，日後此女遭逢不幸之時，其堅決之政敵，且謂『不得不認美國主張之流行於法國宮廷乃由於法國皇后也。』

鼓動民心之好戰情緒，轉而對於政府之麻木與畏怯發爲一種憤怒的與輕蔑的非難。雖然，法國大臣則準備自一種局面中取得優勢，彼等熟悉此種優勢之程度，遠在於一般仕女之反對彼等過事慎重並忽視國家榮譽者。法國負責之當局，暗中以圓動、有力、毅然決然之手段，採取有效之策略，縱使內閣外愚昧喧囂之民衆以退縮畏怯見罪，彼等亦在所不計。原在彼等考慮中之反英侵略戰爭，如是之無理與未受激動，故彼等樂於表示彼等之採取猛烈政策純由於民意之表現。巴黎之哲學界對於一民族之排脫其暴君與人類大同或處於一種國際的激昂之漩渦中，但路易十六之政治顧問則認定美人之叛亂乃促進法國國家利益與分裂英帝國之一種絕妙機會。此乃三代以前法國政治家之中心目的；而首相摩利巴伯爵 (Comte de Maurepas) 雖此時已年逾七十三，仍使其採取此種一貫外交政策。此老廷臣在卡萊來之法國革命史中乃一輕浮淺躁之人，「其大

衣力求與風相稱，若如此而能取悅人人。」此乃世人對於摩利巴之描摹，無論法人或英人無不承認者。雖然，其人之性格除輕浮外別有認真之處。於其一生之中彼未嘗輕視所有有關海陸軍之效能之問題。且雖屢受挫阻，彼依然堅持改良法國海軍。一七七六年其愛國之熱誠一如從前；但其工作能力減損，真體力亦頹。此次危機之責任則落於最能幹之後輩同事擔負焉。（註二）

味真伯爵 (Comte de Vergennes) 當巴黎和約簽字時充法國駐君士但丁堡大使。其感覺法國之戰敗，一如人之感覺其自身之不幸。但其憂國與抑鬱尙未臻於失望。蓋彼挾稀有之聰明已察出此英帝國莊嚴之建築有可能之裂痕。彼自始即已預料加拿大割讓之後將生何種結果。但使英國移民有法國爲其隣人——此侵略以苦之，鼓動印第安人毀其鄉村，並建築礮臺與防舍直達邊境，甚至越境建築礮臺與防舍——彼等即不能無母國之援助與保護。但此時美洲法人之勢力已消滅淨盡。英國憑其自身之行爲，乃破壞唯一之牽制，可使其大西洋外之臣民敬畏者；且若自茲以後英國而虐待或冒犯之，則彼等將棄其依賴以報復焉。味真即曾如此預言；而當其預言經事實證明時，彼正充法國外交大臣，手握外交之大權；得其舊長官無限之信任；除少主外不受他人拘束，其

少主過於遲鈍而不能察出其大臣所爲何事，又過於羞怯而不敢責彼等行爲鹵莽。卡萊爾述味真「照例坐於公事棹上有似一愚笨守時之書記；然而此類書記不常躋至外交大臣之地位固歐洲和平之幸也。其實彼乃一強毅之政治家，常抱兩種主要思想，而此兩種主要思想之同心力迫其超越障礙之曠野與不易跋涉之大山以達其目的。非俟其國恢復國際間之地位，則彼始終不肯寧息；而其政策常受仇英情感之影響焉。

法國大臣決定援助並保護美國之叛徒；但彼等至畏英國海軍。彼等不能忘一七五五年之經驗，而當一七五五年彼等已知海上霸王絕不讓他人侵入其領海，今自無心重領此種教訓矣。是年夏季，在兩國宣戰以前，波斯卡文（Boxer）擊散法國分艦隊，而霍克俘獲三百艘法國商船，且擄三千名法國水手於英國監獄之內。（註二三）今當一七七六年春路易十六之顧問威慮若法國干涉過早，英國與英國殖民地或將立即息爭，且將聯合攻擊西印度法國屬地以慶祝其和解。法國駐英外交代表一再警告路易查坦爵士，大西洋兩岸國人之偶像，將調處於國王與代表之間，且將續任首相。彼可以處分——已修戰備習於作戰，且集於便利地點以便登舟出發——一萬名英國正

規兵，一隊新英格蘭分兵與維基尼阿狙擊兵；同時皇家海軍之六十艘船隻與殖民地一羣私掠船方浮於美洲河上，準備即刻攻擊法國口岸，並捕獲法國商船。在援兵能由布勒斯特 (Brest) 或福許 (Rochefort) 到達以前，有名之英國大臣將驅法人於聖多明哥與馬知尼克 (Martinique) 與哥德盧普 (Gadeloupe) 及其餘大小安的列斯羣島 (Greater and Lesser Antilles) 之外，一如半世以前之將其驅出自加拿大者。

此種情勢，看來雖然可怕，顧不能阻味真所抱之目的；但彼以爲一時之內宜採取一種暗中操縱之方法以掩護其軍事行動。藉口愛國以掩飾其破壞國際信義之企圖，彼即起草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國政府所應採取之政策之理由書；而於一七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將此公文呈與路易王及其內閣四位同僚。彼謂必須游說喬治王此波旁皇室之兩大國對英之旨意不但和平，而且友好，庶幾英國內閣因此膽壯而與其移民從事一種劇烈可疑、與非常疲勞之戰爭而無法下場。反之，此輩移民之勇敢當由法國暗中鼓勵。法國應以秘密方法將軍火與金錢供給移民，且告以法國爲保持其尊嚴起見不能與叛徒公開談判，但法王陛下即將承認叛徒爲同盟，若叛徒膽敢採取拒絕效忠英

王而宣佈獨立。(註二四)

首相，陸軍大臣，與海軍大臣皆熱烈贊成味真所抱之目的，且未嘗表示反對味真所採以達其目的之手段。但外交大臣呈文之每一段皆爲國王所不喜。路易十六不願爲叛徒之保護神。其直覺雖然模糊，但亦告以革命學說乃最易移動之外國貨，且海洋無論大至何種程度，皆不能防歐洲帝國爲美洲共和主義之傳佈所傳染。(註二五)抑彼亦未曾忘卻不久以前味真伯爵如何奉其自身之明令，將法國宮廷之旨意與同情，明告英國駐法大使斯叻蒙爵士。(註二六)而首相日後與英大使會見之時又提及此事而語言尤爲堅決。摩利巴曰：「吾及吾之同僚皆非乘鄰人之危而於混水中撈魚者。先生儘可相信吾決不以一件軍需品接濟叛徒。」(註二七)路易十六既知其親信之大臣與喬治第三之外交代表間所談論之一切，卽似一真正之君子不敢一思對於鄰邦皇帝實施一種致命之打擊，蓋猶自信與鄰邦皇帝友好無間也。其實路易十六不受廉恥心之支配，亦受責任心之支配。雖意志薄弱，習慣懶惰，帝仍具有公共精神；且因其宗教信仰之熱誠與個人行爲之正直，固值得被稱爲最基督之國王也。良心禁其參加一種叛逆方針將令其國家陷於一種危險之久戰者。既關心人

民之幸福，彼自不願於相隔十二年後引起另一魔鬼之流血、劫掠、國家危險與私人哀悼，窮困與毀滅之狂歡節焉。

路易十六自有理由信託其自身對於味真之提議所下之不利之判斷；蓋一有德足智之大臣從未參加古代或近代任何國家之國務會議者與王同抱狐疑也。米細勒 (Michalet) —— 歷史家中之最勇敢者，過於隨意討論問題，其實此類問題彼又最好置之不論，—— 敘述如何於黑夜之中以心靈之聲警告曰：『今代亦有何人有資格批評塔哥 (Turgot)』 (註二八) 每一作家，不僅未細勒一人，儘可以爲一政治家但舉其名已屬一種充分之贊美，倘更加以稱贊，則不但多餘，亦且失禮。一七七六年三月，塔哥掌財政已歷十九個月，其實掌國王之良心亦已十九個月。彼當前尚有五年壽命；而在此五年之內，仍本昔日工作之速度，則彼確能完成財政上之大計畫，特權之消滅，自由貿易，地方自治，與國民教育以遂其改組政治團體與革新社會組織之希望。若塔哥未因廷臣之陰謀而失去國王之恩寵，則塔哥必能導其國家，沿比較安定之途徑向比較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巴刺 (Barra) 與拿破崙下之命運爲快樂之命運前進。法國或能避免不可言說之恐怖；而歐洲或亦可免無數次無用而糜爛之戰爭焉。

塔哥早即贊成美國之獨立；而其歡迎美國之獨立乃爲人類之福利，亦爲英國之故。（註二九）但彼須先對其自身之國家負責；其反對戰爭政策至爲熱烈，蓋深信法國整個之將來胥繫於法國統治者目前所下之決定也。彼共費數星期之思考與工作以答覆味真。此乃一篇傑作：此乃關於殖民行政哲學與當代問題備忘錄之鴻篇巨製，早七十五年出版者也。（塔哥之議論）英國或將失其殖民地；若能重新征服其殖民地，則英國即不得不多費金錢與軍事計謀以馴服之，然而如此則英國即不得不與歐洲諸國言和，尤不得不與法國言和。無論結果如何，法國必係勝利者；假今法國無端攻擊英國則誠至愚，且亦大罪。英國內閣不敢採何種舉動以引起一種戰爭；而法國方面每種侵略計畫，就道德上言之，由國家利益言之，皆在所不可。（財政大臣曾謂）國王知其財政狀況，且知即在平時宜有如何之犧牲與努力始得免破產。射擊外國敵人之第一礮彈將完全破壞國王陛下改良本國政治與本國農民生活之計畫。（此乃塔哥之結論）「對英作戰應視爲最大之不幸而

力避之；因一旦對英作戰，則本國之繁榮與人民之安樂所必須之改革舉不可能也。」

塔哥悉心論撰此篇歷史論文，洵屬得計，因此乃其在職時期最後一次所作之論文也。因於各部公務屢採強硬而不妥協之行動，彼招來無數敵人；然而人民之畏而恨之也，少因其所已爲者，而多因其所未爲者。夫農民此後不必以其無償之勞動維護道路，城市工匠排脫商業獨佔之桎梏後，得於公開市場之中自由營業，一省所產之穀物運往他省販賣，而結果他省之麪包跌價，宮中大人物不得向政府之訂約者有所需索，洵屬壞事。凡茲一切皆屬壞事；然而更壞之事尙在後來，蓋「塔哥先生」因出身與教育之庸俗，不知曾使貧民受害且使富人出其所得之小部分而朋分其餘之大部分之財政制度之優點，固盡人皆知之事也。苟非度支精神改變，則收稅者將並叩華屋與茅舍之門，而薪水與恩俸必須爲國家辛苦效勞而始能得，不復隨意分配於有閒階級之間以充阿諛與強求之報酬也。

情勢危急，而操縱政治之人仍訴諸前朝內閣政策所內完成之機關，但有一種重要之變更。婦人之勢力又發生作用；但此時乃妻子之勢力，而非情婦之勢力。包圍、劫掠、與懲惡馬利安他涅特之

一羣男女貴族突爲陰險之活動。塔哥非不知自身地位之危殆。當其初次入財政部時，彼以誠懇坦白之言詞告其皇家主人。其言曰：「臣甚至不得不與陛下及陛下左右之人之良善及寬宏爭鬪。」彼踐其諾言，而皇后不久即其個人之仇敵矣。后對於公帑之唯一思想即儘量動用公帑。縱使其膝上散滿黃金，縱使其其他化粧箱充滿珠寶，伊尙有未付之帳不敢舉以告其夫，蓋知其夫不敢向財政大臣要素也。（註三〇）其記憶中有一種怨恨超於其他一切怨恨者。某次后曾設法爲蘭巴爾公主（*Princesse de Lamballe*）取得每年五萬克藍之厚薪而事無成；此不幸運之婦人，於一七九二年間比較塔哥尤爲兇惡之一派經濟改革家叩其監獄之門。凡爾賽奧國大使麥西伯爵奉令隨時通知其后以其女之行動；而此少年皇后即奉母兄之命不得干涉法國政治。但其教訓者遠在他方，而誘惑者近在咫尺。其實就過去所有之歷史言之，婦女爲害之大，罕如馬利安他涅特之願供屠殺一種高貴之生涯與毀滅國家之希望之自私卑鄙之陰謀利用云。（註三一）

此被威脅之大臣知足下之地已埋有地雷。當茲危險之時彼孤立無助。甚至議長馬爾最布（*Malesherbes*），其唯一之同事對彼表示同情與信任者，忽然辭職，十六年後馬爾最布，雖有斷頭

枷爲其辯護費之希望，仍毅然於國民會議之前爲其已敗之元首辯護；此固自覺與其不顧個人在社會上之失衆望不如一死者之顯例也。馬爾最布於一七七六年五月十二日退職，是晚塔哥亦奉令免職。凡爾賽之迴廊甚爲欣悅；而貴顯之寡婦自視爲賽維尼夫人 (Madame de Serigné) 者，卽於其信中諷刺此失職之大臣。但勞苦大衆皆知失去其最好之朋友與其唯一之保護人；凡對法國表示同情者皆感憂愁、徬徨與失望。康多塞 (Condorcet) 以一通動人之書抵福祿特耳，其結論曰：『再會，吾人有一場美夢。』(福祿特耳自謂) 『自塔哥去職以來吾覺當前只有死而已。吾不知彼何爲免職。一陣霹靂臨於吾頸與吾心。』該大臣之免職經衆認爲歐洲和平之喪鐘。(窩爾坡爾曾謂) 『塔哥一類人物乃人類之友者不敢想像戰爭，無論戰爭之機緣如何良好。可憐之法國與可憐之英國』事已爲矣，王又羞愧，愁悶而焦急。(王常語人) 『除吾自身與塔哥外，無眞愛人民者。』知其自身之無能，王預知他日不得不盡反王與塔哥之所曾爲。今則國王孤立以抗一致之內閣，彼自覺無力以阻擬議中之英法戰爭，而英法戰爭震其良心，而結果則滅其朝代焉。

(註二) 常有人排斥均勢說；但一六八八年後之一世紀中此說所引起之熱心殆如十九世紀時代國家主義所引起者。解救歐洲以免法人或奧國貪得無饜之勢力令查理與馬爾巴羅時代之英人對於弱國所抱之同情一如其後人對於希臘之獨立與意大利之統一所抱之同情。羅伯特生於一七六九年發表其查理第五；而第一卷歐洲社會進步序論即備論均勢。該史家顯然視此說爲文明時代最有益之發現。(羅伯特生如此敘述)「此有益之制度教近代政治家注意遠方危險之局勢，喚起近代政治家阻止任何強國首次之侵略，且使每一國家於相當範圍以內保護其所有之隣國之權利與獨立焉。」

(註三) 見莎士比亞之 Anthony and Cleopatra 第二幕第一場。

(註四) 法蘭西學院之薛舉伯爵回憶錄；第二版，第一四〇頁。

一七七四年英國貴家某少年自述如何離開倫敦，而其父之在倫敦每至深夜始由國會歸來，早晨又爲各家報紙校對其演說；又如何於巴黎目擊貴族過閒暇之生活——偶爾拜訪國王之大臣，寒暄數語，否則其不諳法國公事正猶其不諳日本公事也。

(註五) 當一七六五年秋天窩爾坡爾在巴黎時，其信件時常提及巴黎人之敬畏威廉庇得。(窩爾坡爾函告庇得令姊)「前晚僕徑盧森堡；且若吾藉德國之力以征服美洲，吾所荷人之注意未必有甚於此。」窩爾坡爾告一羣誠懇，好奇與美麗之女子蘇格蘭某男爵善於模擬他人，而其覆述庇得之演說優於其他任何一人。於是該蘇格蘭男爵大嘗歷半小時，當給顧當(Gevaudan)可怕之狼攜至巴黎時，此獸即陳列於皇后之前室，而其陳列以供吾人參觀。有似此狼即庇得先生者。

(註六) 索勒爾述布倫瑞克之侵入被擊退時曾謂歐人深敬此美洲共和國，因能忍受熾火之洗禮也。

(註七) 斯蒂芬波普之日記，一七七七年——一七八三年，由羅森加藤 (Joseph G. Rosengarten) 出版。既述及母子離別之慘狀後作者續稱：「若干名兵士狂喜，而吾即其中之一人，因吾久欲游歷以廣見聞也。」

(註八) 窩爾坡爾致奧梭利伯爵夫人書，楊梅山，一七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九) 烏得勒支和平條約關於丹刻克不得建築防禦工事之條款以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中之特殊條款重申之焉。

(註一〇) 法國海軍史；第一卷第二章。

(註一一) 馬干之海權對於歷史之影響；第九章。法國海軍史第一卷序言。

(註一二) 薛舉伯爵之父年甫十九歲即任團長。黎塞留元帥 (Maréchal de Richelieu) 之子七歲即任上校；而其少校為一十二齡之童子。

(註一三) 此種有害之制度於復辟後又告復活。顧利哀 (Paul Louis Courier) 於一八二〇年自謂曾安慰一隨同拿破崙出征之老上士，而告以他日或得充軍官。其人答曰：「幸運軍官而已。先生不知幸運軍官之意義如何。吾甫歸耕而不願加入團隊充一中尉而受貴族欺憐也。」

(註一四) 拿破崙在意大利；第一章第二節。

(註一五) 薛舉伯爵回憶錄；一八二五年在巴黎出版；第一卷第一二八頁。

(註一六) 窩爾坡爾氏喬治第三朝代回憶錄；第四卷第八章。

(註一七) 法蘭西學院滕氏 (H. Taine) 之前朝 (L' Ancien Régime) 第二章第一節。

(註一八) 多尼奧爾亞歷史；第一卷第六三五頁。

(註一九) 薛舉伯爵之回憶錄；第一卷第二七頁。十九世紀最初半期英國民黨之生活即係如此。法國某政治家告波華德

與何華德之館主人曰：「君等乃如何等可羨之人耶！諸君居宮中，諸君領導人民。」

(註二〇) 米細勒之法國史；第十九卷第十四章。

(註二一) 佩因之人權

(註二二) 窩爾坡爾曰：「吾所知之最能幹之人乃老伯爵摩利巴。綑巴都夫人曾挪用摩利巴所特備以重振法國海軍之款項，知彼仇英，吾即告彼其失勢乃英國之幸也。」窩爾坡爾之喬治第三朝代回憶錄；第二卷，第二章。

(註二三) 多尼奧爾；第一卷，第六九頁。

(註二四) 多尼奧爾；第一卷第二七二頁——二八六頁。

(註二五) 班克洛夫之美國史；第四期，第二章。

(註二六) 斯叨蒙爵士致洛克福特爵士書；封騰布羅，一七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味真挾據事直陳之神情，明告斯叨蒙爵士凡爾賽視美人之叛亂為一種不幸之事；且不但欲增加英政府之困難，法王及其大臣且非常惋惜此類困難也。

(註二七) 多尼奧爾；第一卷第一九八頁——二〇二頁。

(註二八) 法國史；第十九卷第十三章。

(註二九) 多尼奧爾；第一卷，第二八〇頁——二八三頁。斯蒂芬之堵哥之生活與著作；第一九五頁——二九六頁，與三二

一頁——三四頁。

(註三〇) 麥四伯爵致奧國皇后書；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九日。

(註三一) 馬利安他涅特告其母氏伊維不怒內閣之改組，雖自身未嘗干涉此事。但對麥四 (de Mercy) 所舉以告囑利亞德利撒 (Maria Theresa) 之故事又有不同。渠謂后欲斥退財政大臣而幽之於巴斯德監獄。

第二十八章 波馬社 普魯士之腓特烈 佛蘭克林在巴黎 法國

條約

當塔哥失勢之時，味真即成爲國際時局之中心；爲達其目的起見，彼有一種工具供其利用，而此工具之銳利爲政治工匠所未曾接觸者。彼與某人發生親暱而祕密之關係，而此人可謂爲曾過十八世紀代表的法人之生活。卡倫（Pierre Augustin Caron）於一七三二年生於巴黎，聖丹尼斯街（Rue Saint-Denis）乃前喀爾文教派錶匠之子，該錶匠深荷凡爾賽宮廷之光寵。小卡倫常銜其父之命出入宮廷。而人皆注意其美麗之容貌與魁梧之體態，其活現之神氣與傲倪之態度，以及他人以爲彼將不顧一切困難而用盡一切方法以席捲天下之概。彼頗蒙宮中貴婦之垂青；然而彼尙明理，開始時只願低飛，當二十三齡時已與宮內省十六名書記中之某書記之妻相友善，而所謂書記實即宮中侍者也。其丈夫年事已長，即將其職業讓與其青年友人，而於數月後逝世。卡倫

此時有二千佛郎，且於傳遞杯盤之時得享佩劍之特權。彼偶此寡婦；自茲以後即自署爲卡倫對波馬社 (Caron de Beaumarchais)，因其妻族有一片小地產也。此片地產究在何方始終未曾查明；但此名則已傳遍全歐矣。

一旦登梯，波馬社即扶搖直上。彼稟有一種無價之天才，能勸人爲之服務，而此人除其感激外不求何種報酬。其妻於一年內即逝世，在相當時期之內彼又娶一美麗之富孀。此時波馬社尙未取得一種社會地位許其周旋於綑巴都夫人之賓朋之間者；但彼設法納交其夫，且與其事務上之親信人員深相結納。此人即杜味尼先生 (Monsieur du Verney)，有名之資本家，曾使福祿特耳能取得軍需契約，而福祿特耳即賴此軍需契約始成爲文學上之富翁與波馬社之恩人者也。杜味尼以鉅資授此少年，又告以宮廷財政之祕事；遇有好缺非此少年之財力所能購者彼即以款供給之焉。因此波馬社得充國王祕書，游獵中將，與盧佛養兔場場長。彼一次付清五十萬佛郎，以便購一湖沼森林大員間之位置；但此次其所抱之目的又嫌過奢，而部中他人不肯與錶匠之子合作。波馬社即不入不受歡迎之處，而以其尖刻之幽默報其吹毛求疵之反對者。彼本係一可喜之作家。其散文

明晰而奇警，有時非常有力，且往往非常雅麗；而其富豐之詩亦能投時人之所好。其著名乃由於他人之天才；因其名乃由羅志尼（Rossini）與莫查特（Mozart）於兩篇最著名之歌劇中爲之流傳於後者也。波馬社自身並非惡劣之音樂家。其歌唱至有風趣；且善奏豎琴，而豎琴固巴黎社會之新娛樂。路易十五之第四女號稱法國夫人者，每週於凡爾賽宮中舉行音樂會時，波馬社常係主要演員焉。

波馬社於其四圍腐化之環境中自由呼吸；但若彼而生於比較偉大之時代，則彼固具有比較偉大之人物之氣質也。彼與柔猾之廷臣完全不同。皇太子與其不幸之子比較之餘，乃一能幹之王，而與其父比較之餘，乃一有德之王者，即謂波馬社乃凡爾賽與凡爾賽四周之唯一人物，肯以實事相告者；而兩篇有名之喜劇，塞維爾之理髮匠與菲加羅之結婚，於作者力求上進之時開演者，即多方攻擊一班有權造其命運或毀其命運之人之愚昧。波馬社因係暴發戶中之最顯赫者，故往往成爲嫉妒與輕蔑之目標；然而時人皆不敢狎之。其文字所加之創傷歷久始能復原，而彼又具有劍客之勇氣與諷刺家之膽識。彼於一次可怕之決鬪中殺其敵人，且當彼使用機巧之語詞答覆一封傲

慢不遜之信札，以使舉世捧腹大笑之時，彼又暗示彼即將拔劍以實踐其所言。人皆敬彼爲文學劍客中之最敏捷與最固執者，且畏彼爲文學劍客中之最敏捷與最固執者。而世之懲罰犯人從無如波馬社之懲罰高茲曼先生 (Monsieur Goezman)，高茲曼先生乃一法官，於其妻由彼之手領到一袋黃金後所下之判決，仍不利於其權利者。此一對犯罪夫婦因之破產，而失望之訴訟者獨力與巴黎國會悍然行使之權力奮鬪後，即經世人認爲法國最利害之辯論者焉。(註一)

今則波馬社經最高方面認爲過於可貴而不可虛耗，過於可畏而不宜投閒置散。路易十五逝世前彼以假名奉命使英而充法內閣之密使。波馬社函告倫敦最卑劣與最齷齪之文學界正謀發行一書稱爲巴利夫人祕傳。波馬社解決此事所費超於該夫人之名譽過多。彼購得原稿而焚燬之；而三千冊原著即於彼監視之下於石灰窰中付之一炬。無何波馬社以一筆尤大之款收買英人對馬利安他涅特之惡意誹謗；因進行此兩重公案得告成功，波馬社即奉命實行一種非常重要之工作。彼奉令搜索駐居英國之第昂騎士 (Chevalier d'Éon) 而以路易王之名義令穿短裙，然後當衆宣稱自身乃一婦人，而彼確非婦人也。波馬社在英時所擔任之工作既不尊嚴，亦不重要；但彼

尙有餘暇從事於重要且宜其個性之工作。彼非常注意英國政治，而當日英國政治殆全與美洲有關。彼與各派人士往來，且靜聆雙方之理論。洛克福特爵士爲英國諸大臣中之最易接近者，閒時常與之作伴；彼又係約翰尉爾克斯之盟弟，而尉爾克斯之酷似波馬社，於其性格之缺點與過去生活之狀況上，幾與英人之似一法人者相同。時人對於高茲曼訟案之辯護者與彌德爾塞克斯之英雄間無所軒輊。當美國革命發生時，波馬社預料移民獲勝，且以爲若於美人需要援助之時與以援助，則法國亦能佔得美人勝利之利益之一部分。彼挾一種超特之力量加入一種運動，結果能強彼以極卑之資格爲之服務之內閣接受其見解。大抵「固有之意志力」與「觀察適當之時機以採取有力之行動」二者完成大事之例證，未有比冒險家之故事更足資人啓迪者，蓋冒險家並未取得公認之官吏地位，非使英法兩國鬪爭決不罷休。

波馬社對於法內閣之決定所行使之大力乃一種奇異之現象，然而曾參與機密之人皆能諷明之也。私人之有其自身之使命傳達者輒覺政界方面不肯傾聽。但若有人聘彼充一顧問，彼卽有機會使人感覺其意見；蓋其談論具有一種信仰之自由與詞語之新奇爲過勞之政治家爲責任心

所苦，倦於討論國家事件，而又深知彼此間之論點者也。波馬社兩度於凡爾賽皇家會議之前演說，詞旨激昂爲當日內閣大臣所不敢舉以施諸同事者。其推理方法極宜於路易十六和平之性格與其對於人民幸福之關懷。（波馬社函告）美國革命若順其自然則結果非英國佔得勝利，卽作亂之殖民地佔得完全之勝利；無論誰勝誰負，法國不得不立即從事一種劇烈而糜費之戰爭。而避免戰爭之唯一方法，卽於初期戰爭之中暗以軍火與武器接濟移民。而此事必須如此進行，以期無損法內閣之名譽；且若國王陛下而需一忠臣之助，則波馬社自身願任此職，且擬以熱誠、忠貞、與慎重三者以補其能力之不逮。（彼謂）『陛下不妨信臣當臣謂備戰之所費較暗中贊助代表大會之所費尤爲浩繁之時；當臣謂目前貪圖節省二百萬佛郎則不及兩年須支出三千萬佛郎之時。』

（註二）於其所致內閣大臣之私信中，波馬社對於國王則不如是之欽敬；且謂無論事之大小路易自身皆無意志。波馬社令摩利巴憶及此軟弱之國王如何不肯種痘，又如何於宣誓一週後臂上有一天花之微生蟲。波馬社曰：『人人皆知國王與先生之間關係若何；且若先生而不勸王採取先生所擬採之一類計畫則將無人原諒先生也。』（註三）

此類信札若在前朝將使作者入獄而大臣亡命；但摩利巴與味真不畏路易十六，且爲波馬社所迷。彼以菲列得爾菲亞與凡爾賽間之中間人自命，而當局即從其言。一七七六年六月外交大臣授以一紙支票許其向法國財政部支取巨萬佛郎；兩月後又由馬德里宮廷匯往百萬佛郎。彼又向西班牙借得一種名號以名其所虛設之商店；故所有買賣與收買船隻之事皆不用波馬社之名義，而用公司之名義。此乃特惠公司，其購買者有權向法國製造廠收買巨量剩餘軍需品；連同皇家廠廠所鑄之多數大礮與臼礮，而事有湊巧，當局忘於礮火標明皇軍武器字樣，故此項武器售與美人最爲相宜也。（註四）哈佛爾（Havre）與南特（Nantes）稅關人員以及輪埠職員其始非常麻煩；但當一七七七年一月巴黎廷臣到達後，即不過問裝載各種貨物之船隻開往何方矣。數艘商船屬於該公司者開往美洲；而在後此數星期內三船毛瑟槍與火藥連同可供二萬五千人使用之衣服與足飾皆於新罕佈什爾樸資茅登岸，受當地民衆鼓掌歡迎。自味真伯爵以國王之名義向英大使賀英海軍佔領羅得島州而又以爲應以自身之名義聲稱，彼得此訊深爲感動以來，爲時未幾。（註五）其實凡以爲可以隨意玩弄吾英而不受罰者皆至愚也。此時，正猶英國史上其他時期，英國必

以公開之武力抵抗秘密之陰謀固已成爲千真萬確之事矣。法國內閣所耗而會藉此小費可免戰爭之百萬佛郎，在事件尙未最後結束以前，變爲十億佛郎以上之戰費矣。而法國皇家政府竟採此有失皇家尊嚴之方法者終不免於破產。此固以便宜方法對英作戰之企圖所必有之結果也。（註

六）

歐陸最能幹之皇帝批評英國政策不少假借，且乃英王個人之仇敵；但彼智足年長故知憑一種慎重而較爲自私之注意以糾正其仇恨。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已抵其大關口。其容顏與健康早謝一殘破之人，若軀殼而曾制服靈魂。但在此殘破之劍鞘內有混和之鋼；其精神不能征服，其意志堅定，其智能敏銳。一七七五年十月彼罹重病。英國駐德大使向本國宮廷報告腓特烈病勢危殆；而法國報告之虛報其身體上之衰弱一如法人從來之慣於虛報英國戰事上之損失。帝病勢沉頓；但彼未嘗失一機會；而當醫生許其工作之時，彼即靜臥而思索美國問題。（註七）此有名之病人之於其病床上，理解喬治第三之事，較喬治第三自身體強力壯之時尤爲澈底；而腓特烈心頭之思考，顯然

公平而非暴躁或卑劣。帝曾於英國忠於自身而順受其善人之指導時了解英國並贊美英國。英國乃唯一之同盟國在此老英雄豐富複雜之經驗中助之甚於害之者；而查坦爵士乃世界上唯一一人物經彼認為可以與彼並駕齊驅者。腓特烈願見吾英統治得宜；積極參加歐洲政治；且於國內外忠於自由原理，經彼視為英國勢力主要之源泉，與環球各國吾英子孫公共之遺產者。帝以為國會因移民擁護其自身之特權，以抗中央政府之侵略，而宣佈之為叛徒，未免「過於無情。」其言曰：「每一愛國之英人，必深惜當日事勢之轉變，與盎格魯薩克森種之歷史上軋轢與禍患之遠景云。」

此種情感表白至妙，且堪為腓特烈之知識與心腸之光；但其反對英國宮廷則因偏見與憤怒比較無當於如此偉大之統治者。就其個人之厭惡而論，彼並非一偽善者；而彼對於當日帝王及其男女嬖人之意見，常係彼所不得不宣之唯一國家祕事。在普魯士，一切管理至嚴，但其舌與筆則否。而彼必能免去重大之困難，若於考斯道夫（Gustavus）之軍事天才與彼得大帝之政治能力以外，尚有威廉啞王之特性。至少有兩男一女經腓特烈大帝認為彼曾受其害而且絕對不能原諒者。女為緬巴都夫人，此時已死。但兩男則彼猶得乘機報復而加以諷刺。夫當七年戰爭危急之時喬治

第二與威廉庇得所給之軍事上與財政上之援助，乃爲喬治第三及其蘇格蘭大臣所取消，誠普魯士王最大之不幸也。茲事發生以來已半紀矣。而腓特烈提及喬治第三與標特爵士之時，依然怒不可遏。（彼或謂）燙傷之貓甚至畏懼冷水。而彼自身決不能與一二三其德之帝王爲友。某次帝竟告德國駐英大使，其與喬治王聯盟，無異好耶教徒與魔鬼和好也。帝輒謂標特爵士將因拋棄美洲殖民地而被絞，而彼自身即預備絞繩焉。（註八）

腓特烈大帝雖常儘量發揮其惡意之幽默，但絕非當代歐洲要人中，根據私人之仇怨與愛好，以調整此外交政策之最有名與最成功者。彼恨喬治第三，且輕視喬治第三之大臣；但當美洲糾紛之每一階段，其方針純憑其自身對於普魯士之利益所抱之見解決定，而不依其他任何理由決定。彼早已厭戰。當其年少野心之時，於踐祚一年以前，即爲自身釐定一種工作可以終身爲之者；今當六十二歲之高齡，彼不思重新開始其艱鉅之工作，而使其所深愛之人民重陷於戰爭之犧牲與侵略之痛苦。但在過去彼已察出政治上有一偶然事故將迫其不得不再抽刀。巴威選帝侯體弱，隨時可死，無子而王位繼承發生問題。德皇曾要求其領土，但理由殊嫌薄弱陳腐；而約瑟第二公然表示

一俟選帝侯物化即渡印河而強佔慕尼黑與附近地方。土地增加如此之大，則奧國皇室在帝國境內勢必專制；而腓特烈大帝則決定擁護德國獨立焉。

普魯士王身為聯邦統帥，又有其精練之軍隊以樹軍紀與勇敢之楷模，自能與奧國較一日之短長；但若約瑟皇帝能勸馬利安他涅特轉勸其夫與維也納宮廷締結攻守同盟，則事勢又甚嚴重。法國青年皇后與其兄友好，且關於所有各點經伊認為其兄有權利干涉其意見與行為時即接受其兄之勸告與意見。若問題為賞賜嬖人或動用國帑過多以製衣帽或佈置園景，則伊往往鄙夷其兄之勸告；但凡事有關於激動外家之野心與增進外家之勢力者伊又服從其兄之勸告。法人之本能之咎彼乃一好與人與一無足重輕之法人非不正當；而普魯士王獲知伊關心其終身之仇敵之利益即憂慮不置。此強項之兵士深知最高方面婦女勢力之危險。當塔哥下臺而當日第一行政官之權力於婦人怒氣之前摧毀時，腓特烈表示深懼法國此後將處於婦人政治之下。而此老將自有理由想像婦人政治乃最可畏之武器也。半因兩位婦女，半因王之情婦——（普王輒謂）三位婦女於七年間扼其咽喉者——彼幾於被噎，彼自無意再嘗此可怕之經驗矣。彼早已決定在後此數年

問應設法令法人不復注意普魯士，而用其精神與財力於地球上之另一方，於地球上之遠方。若凡爾賽與倫敦之內閣因美洲問題發生糾紛，則路易十六將無兵士或金錢可以節省；而約瑟第二不得不獨力參加迫在眉睫之德國戰爭。法王或係世界上所有丈夫中之最溺愛者；但法國穩健之政治家決不敢於法國正於海上與英人抗爭之時，再於陸上與腓特烈作戰也。

普王非庸俗之君主，早知法國連年作戰，精疲力竭，此時需要長期之和平；且竭誠稱贊塔哥爲一聰明仁恕之人，抱定解除法國農民負擔之目的者。（註九）然而腓特烈又不能屈服於慈悲之一念。在三十五年之危險與困苦中彼只知服從自保之原則；當彼判定英法兩國間之糾紛可以保其自國之安全時，彼絕不憐惜法國之納稅人。自一七七七年以後彼即用其無上之聰明與無可比擬之權力令路易十六之大臣深信美人之革命乃減少英人勢力之機會爲前此所未曾有而在後此三代之間不至重見者。（註一〇）此主要之題目乃德國駐法大使奉令不斷提出以促成改變者也。此可憐人無論如何勤於宣傳，皆不能滿足其苛求之主人。每週——必有波次但之公文寄到，泊乎陰謀加甚之時則每三日，——告以路易十六及其大臣正錯過其機會。（腓特烈聲稱）凡爾賽內閣

之怕事將成爲軟弱與游移之紀念物，且將證明法國政治家或無能力或無意志以恢復本國曩在歐洲舞臺上所佔之重要地位。當此不幸之普魯士大使自謂不能傳達此措詞不遜之外交使命以求免責任之時，腓特烈告以其說明不啻詞費且不值一使者之旅費。勿以累頁無謂之言擾其元首，彼不妨逕與味真伯爵商量，且告以普魯士王於瀏覽美洲新聞後，願冒其軍事上之名譽預言，苟非法國立即出而干涉，移民勢將敗北；而移民敗北後英國將不正式宣戰而攻西印度之法國駐屯軍焉。（註一一）

法人深謝腓特烈之關心其鄰國之事。法人深重如此高貴之軍事大家與外交政策大家自動發出之勸告；雖法人亦已察出腓特烈絕不採取何種行動以實行其勸告。非列得爾菲亞德國某男爵嘗告美國民黨少年，普魯士王乃自由之友以娛之；（註一二）然而情感之最純潔者應推腓特烈之贊成美國主張。在全部戰事之中彼始終採取一種消極態度；彼以謙遜之言詞與態度，禁止代表大會使用恩布登（Embsen）爲海戰根據地；且於革命成功而世界和平恢復之時，始繼英國之後承認美國爲一獨立國。（註一三）腓特烈自有理由維持中立。彼遇有機會卽以謙卑之言詞述自身如何

窮困，且乃陸上人而不宜於海戰。（帝謂）英國籌措每次戰爭三千六百萬克藍之戰費，易於彼之籌措一佛洛林（Florin）。當法國某哲學家叩以於未來主張人道主義之戰爭中陛下將居何種地位時，腓特烈答稱使彼而能發現軍神與女軍神之意旨，則雙方戰鬥員將於海上耗其戰鬥力，而其艦隊不幸無船隻、無引水、無上將、無水手。常有人勸其批准德國商埠與作亂之殖民地之海岸間有利之商業；但王有似一精明之商人當即答稱英國有八十艘巡洋艦，若有一艘德船被俘，則此被俘之一艘德船即值得全部貿易之利得也。（註一四）

腓特烈大帝以一老兵之狡猾規避美國代表大會之提議。獨立宣佈後一年，大西洋對岸之新共和國乃歐陸相府之所畏。行政上與軍事上所有之錯誤為盎格魯薩克森種大膽、頑強，而必須自謀應付之移民所曾犯者，與其初期外交企圖之幼稚比較之下實等於零。代表大會因妒個人即不願指定一負責外交部長；而美國對外關係即委諸一外交委員會，委員會人數與組織法時有改變，委員會亦無永久之主席與書記，且無權力以樹立其自身之政策。遇有重要事件發生，則於馬德里或凡爾賽之祕密公文於會議棹上朗誦後由全院商決。在代表大會停會期間，則決定不免遷延。非

列得爾菲亞進行外交事務時並不缺乏精神與魄力，且表示驚人之創造力。開始之時先取得一本 *Vattel* 而此一本常在諸委員之手；『若此書未嘗詔以他事，彼等至少可從書上各頁知其向外國宮廷所作之提議無論大小完全違反國際法。彼等選擇一羣代表而授以大權。彼等釐定其大使之薪俸，而任其向駐在國宮廷借債以發其自身之薪俸。彼等爲其每一代表定下一種密碼電報；且教以不見墨水 (*invisible ink*) 之祕密；並詳細計算遇代表所乘之船爲英國巡洋艦所俘時，沉沒外交文件所用之鉛錘之重量。最重要者彼等定下原則，發明方法，而此原則與方法，若乃因成功非因失敗而失信用薦與大衆以備仿用則將革新全部外交制度焉。』(註一五)

外交原則之中有三項定則：(一)外國宮廷不願接待代表時不宜強其接待；(二)向外國宮廷提出重要之提議時，必須慎重提出，而事前必須妥爲準備；(三)國家不能利用專門外交專家之勞務時，則其大使應係曾於他部分國務顯其才能之人。佛蘭克林，唯一之美人曾有應付歐洲內閣之經驗者，即向其同事提出此類意見；但諸李與諸亞當士以及彼等之同事則雅愛一種學說甚至佛蘭克林亦不能勸之放棄者。代表大會內同一之政黨信託業餘之將軍而主張採取鹵莽之戰略者

必欲信仰業餘之大使，且主張外交之談判應以遲鈍而無禮之形式行之。（亞當士謂：「民團外交家縱使拋棄定則，有時亦能戰勝正規軍。」（註一六）此乃當日風行之學說，而當日指導美國會議之政客即無條件本此行事。彼等指定戰事初生時適在歐洲而有志從政之民黨黨員以創立本國外交官。此輩現成外交官皆不習其新職業；其經歷往往可疑；而其日後之歷史就若干事件而論不過可嘆而已。往往未經請求，且多受人猛烈之反對，彼等乃奉令前往歐洲各國之首都，或至少亦會儘量越境。原外交使命之成敗，全視對方是否歡迎其所派之大使。然而最不受歡迎之人又莫如前任律師或委員，——有口才，但除本國文字外不通其他，——強入皇宮之前室而充一始終未經正式承認之共和國之代表；以英國之士語要求借款；且勸其所冒犯之大臣採取一種反英王之方針。而該國對於英王又向來維持一種友誼態度者。

在歐洲諸大國中西班牙最須慎重應付，對英抗戰之結果，西班牙銜恨而埋怨，弱得危險而窮得可怕。英國在直布羅陀所置之防軍不啻其身上之荆棘，願歷一次重大之手術以拔去之者；但西班牙不能不於各種復仇方法之中詳為區別。西班牙決定獎勵愛爾蘭天主教徒間之失望並津貼

其叛亂（註一七）但其注視英國美洲殖民地之叛亂則殊少同情可言且因其自身之故甚抱不安。大西洋他方西班牙殖民地之人口遠超於母國之人口。彼等與西班牙之間初無愛國心，皇家之愛戴與政權之共同。帝國各部之聯合全賴物質力；而西班牙政府之物質力已減至最少程度。（註一八）路易十六之大臣一再提議波旁皇室之兩支應聯合抗英。但查理第一與首相勃郎卡伯爵（Count Florida Blanca）聞此提議不無疑懼；且常經過長期之遲疑與良心之厭惡而終屈服於法人之請求時，彼等內心依然懷疑與美洲共和國聯盟乃一種自殺政策。純血統之西班牙正統派，至今猶信日後其主張及其國家之失敗，乃因昔日西班牙宮廷之贊助新英格蘭與維基尼阿叛徒反抗其合法之元首也。

常革命開始時，維基尼阿（Westmoreland）諸李可由其贊美者稱為美洲統治家族。其中兩人皆曾簽名於獨立宣言之上；而一人，有名之理查亨利李，乃有力之演說者。另一對兄弟則於英國求富，——威廉為商人，阿塔爾為律師。常倫敦自治市乃帝國之活力時，彼等即投入倫敦自治市之政治。經過熱烈競爭之後，威廉李於一七七五年以尉爾克斯黨黨員之資格當選為

市參事會議員，而在此熱烈競爭之中，其弟阿塔爾以其家傳之雄辯震驚倫敦之自由民焉。阿塔爾李頗有才幹；且若其自尊心未嘗遠超於其公共精神，則或能於美國革命中佔重要之地位焉。只能察出其同志最不可喜之品性而不見其他，而其同志不惡而彼又認其爲惡，於是彼不能爲人民之公僕，且一再貽害他人。而一七七七年前往西班牙充任美國大使者即此人也。到達以前先向西班牙宮廷遞一篇備忘錄，述美洲共和國乃一少年力士年少時即已斬蛇（於三句之內改變其默喻）且宣稱剪除英國之翼而使之永不能飛之時期已至。西班牙大臣於覆文之中謙然聲稱李氏因急於爲國服務遂忘西班牙方面所有之困難與義務。其南行奉西班牙之命止於不耳各斯（Burgos）；且如其他不受西班牙歡迎之人物不得不退出，然後再退過庇尼斯山焉。

不僅阿塔爾一人希望落空而事業失敗也。其弟威廉奉代表大會之命充美國駐奧代表者亦經奧國告以約瑟王不能歡迎；而彼即不敢出現於維也納百里格以內。南卡羅來那之刺夫愛色特（Ralph Izard）數年來居歐爲「幸福兒」。彼奉命爲美國駐佛羅棱薩（Florence）之代表，但始終未越阿爾卑斯山；因多斯加尼（Tuscany）之大公爵告以其信任狀不蒙承認也。在各代表中地

位最爲奇特者爲馬薩諸塞之德那 (Francis Dana) 其人奉命赴俄而直入雌熊之穴。喀德隣不欲利用之。彼本政治的元首，自不欲冒犯英國；而此老奴亦不欲有一謹嚴之波士頓人近其左右也。其大臣而告德那不必入覲。彼即處於屈辱之孤立。官府皆閉門不予接待；而其存在亦不爲英人所注意，而英人又乃聖彼得堡居民中彼得與交換一句可以理解之言者也。(註一九) 在歐洲各處被拒，有似多數商人不得陳列其貨品，此輩受挫之外交家即相率退回巴黎，而於此處過一種無目的與不安定之生活；——干涉美國駐法大使與法國進行之談判；爭奪用以發給外交官薪俸之現款；且按月寄一篇報告與代表大會，而此每月報告之未曾遞到一如其曾遞到。因海上交通之危險如此之大，美國國家之祕密非英內閣之祕密也。共和國在歐洲駐有代表十二人，而此十二人遇有機曾皆向本國報告；但有一次菲列得爾菲亞於十一閱月間未嘗收到代表一行文字。(註二〇) 據云代表大會與駐歐代表來往之公文，皆於海上被英國巡洋艦截獲；而唐寧街喬治之公僕之知代表大會之計畫，就「神速」與「詳盡」二者而論，一如代表大會代表焉。

阿塔爾李從西班牙歸來之後，由巴黎動身以前，頗擬以美國駐普魯士公使之資格往見腓特

烈大帝。彼與使館秘書舍爾(Sayre)同行，而舍爾乃倫敦執行吏，積極參加當地之政治而陷於窘境者不只一次。李氏抵柏林後即接到官府通知，謂其來德拜訪實屬一種意外而不受歡迎之榮幸，但彼不妨以私人資格住居柏林，勿取外交官資格可已。(註二二)彼即從事起草一篇備忘錄關於腓特烈自身之事多所勸告，而文字又不能投此帝王之文學嗜好。(註二三)李氏以大帝所認為浮誇之傲慢者告大帝，德國若許美國私掠船在德國港口售其私掠品，並以武器與軍火供給美國則獲益如何之大。攻擊其英雄之弱點，李氏告普魯士諸大臣，大帝運一支不及五元之毛瑟槍往新英格蘭之後所換回之菸草在歐洲可售四十元。(註二四)腓特烈不理此類誇言。而美國生客因無比較有利之事可作，即用其大部分之時間以注意此歐洲最有名之軍隊之操演。李氏寄與華盛頓將軍之信札，述其對於波次但軍紀之考察者，令人懷疑存心矇蔽之普國尉官，必曾伴彼充軍事指導人。李氏報告腓特烈之步隊不事描準，而教以下斜其槍管，結果子彈射擊當前十碼之地。李氏曰：『此種低下在所必須，所以抵銷射擊之時毛瑟槍必有之向上也。』(註二五)其實此乃實彈射擊上之一種功課，總司令可以自由傳與摩根及其維基尼阿來福槍兵者。

其實普魯士王此時無須英語民族之代表駐紮柏林。亦有時期英國駐德大使甚受腓特烈大帝之歡迎。當七年戰爭最困難時密拆爾爵士 (Sir Andrew Mitchell) 卽其兵房之同志，其密議之分子；而大帝與密拆爾之後任哈理斯 (James Harris) 情感亦佳。最近哈理斯調任聖彼得堡大使，而繼之者爲伊利奧特 (Hugh Eliot)。伊利奧特具有家傳之聰明，且已遍歐洲數國宮廷微妙之局勢。彼曾以俄國志願兵之資格力戰土耳其；然而論年不過二十五歲，而不較同年齡而非大使者爲聰明。腓特烈視英人派遣此人爲駐德大使未免輕彼個人，且告德國駐英大使摩爾贊頗擬將其召回而令布兵上尉繼彼爲駐英大使。此蓋對英報復之方法也。(註二五)

當國王情性如此之時，彼忽聞英國大使館之僕人侵入李氏之私宅而盜竊其機密文件，且文件之內容已由多數書記繕錄一過而寄往倫敦。腓特烈生平曾歷較此尤大之風波，自不至因此瑣事而失去其沈着與鎮定，因此瑣事由老人觀之有一可取之處，蓋可藉題取笑也。『噢！標特爵士有價值之門徒。汝之哥登姆 (Goddam) 伊利奧特 (註二六) 乃如何無可比擬之人耶。英人派此使臣駐搭外國不亦羞耶。』在後此兩週之中王以滑稽之口吻洩其私憤，但不願苛待一有望之青年不

敢自辯但求王之寬恕者。伊利奧特承認全部責任；宣稱茲事與政府無關；且願聽受普王之處分。喬治第三之內閣即向普國道歉；而大臣亦責伊利奧特行爲失檢，且告以幸普王慷慨始得不致免職。(註二七)其實腓特烈之憤怒與其謂施諸此項陰謀之設計者，不如謂爲施諸此項陰謀之受害者。國王深知其不得不注意其首都所發生之國際醜事將被世界各國解釋爲國王間接承認美國。國王被迫而露其心機，——一種感覺決非強者所喜；而其怨憤不久即已明白。阿塔爾李之使命突然停止。其信任狀於六月二十五日被竊取。而彼於七月三十一日又返巴黎。四月後彼函告普魯士政府其弟威廉將繼彼駐節柏林；但腓特烈不歡迎李氏而即拒絕之焉。(註二八)在此禁止之下所有清醒之人皆不願闖入普王之土地，因普王於過去最優之七年間，曾證明彼能如何使侵入者極感不快云。

美洲與歐洲各帝國之初期關係，儘可由平昔不甚注意歷史上個人因素之作家加以研究。少年共和國之前途因代表大會措置乖方受害不淺，且由表面上觀之業已無可挽回；但此種情況已

由一人之能力、審慎與性格之力量爲之解救。佛蘭克林此時年逾七十。彼年甫十齡卽開始餬口。十六歲卽係作家；且自茲以後不斷用手用腦努力工作。此類努力長此繼持下去非盡無害。幸賴畢生嚴格節欲之習慣，彼得使其意志力無損，其心地光明而活潑，而其性格和平；但在當前艱巨之工作完成一半以前，彼已覺疾病之接近，而疾病使之極感痛苦。一七七六年彼經代表大會一致議決當選法蘭西委員。佛蘭克林確係一外交專家；因曾駐英十六年充其殖民地之代表；而其個性又爲彼取得一種政治勢力與一種社會地位，與其在英宮中所代表之利益完全失卻比例者也。各國駐英大使皆認佛蘭克林爲大使團中之一分子。彼年事已老堪爲其中大多數大使之父，又甚聰明堪爲人人之師；當其壽命將終之時，各大使且合而視彼爲使團領袖焉。佛蘭克林知歐洲政治家與廷臣，故早卽預料代表大會所贊成之外交方法結果只有屈辱與失敗；而對於代表大會所認爲適當之代表彼亦絕不信任。而彼茲之慨然擔任此煩難之工作蓋視此乃其分內事也。其個人之情感具見其日後寄友之書，而友曾勸彼於此多事之秋宜稍節勞保身也。其言曰：「吾謝先生殷殷告誡；但既享遐齡，吾卽不珍惜此餘生矣。有似布商，當有人與之爭零頭時，吾可以答覆：「既是零頭，僕決不與

先生計較。先生隨意給價可也。」（註二九）

據云佛蘭克林出國赴法以前，將其所有之現款交與需款孔殷之代表大會，早知主張失敗，則其貸款亦將無着也。（註三〇）依據美國今日之程度，此款爲數甚微；因此最有名之發明家與最不倦之市政專家所積之本不過三萬鎊也；洎乎國家愈窮，而疑佛蘭克林能否重見其錢之顏色時，彼卽以無私之愛國者聽天由命之精神順受此或然之損失。（註三一）彼與其兩子乘十六門大礮之戰艦出發，隨帶一批靛青準備於到法後出售以充駐法美國大使館之開辦費。艦長奉海軍委員會命令務使博士此行安適，而在途次遇見他船而與之通話時，務遵博士所發之命令。（註三二）天氣粗暴，而佛蘭克林受老病之苦，更益以風波之震盪；但彼並不躁急，且仍事工作與娛樂。彼證實從前所作瀕流熱度之觀察，並改正之；經歷本人所坐之船受英國巡洋艦追逐時之情緒；於迅駛三十日後始入魁伯倫灣（Quiberon Bay），有兩艘留載貨物之捕獲艦爲伴，而貨物之價值，較彼船上任何一人估計尤爲正確也。（註三三）健康既復，卽往巴黎，而第因與阿塔爾李皆在此迎候，蓋亦由代表大會派充委員也。年前此三位美人與味真伯爵會見一次，面交一封短小精悍之信，而此信於每句之中具

備佛蘭克林文筆之簡鍊。諸委員聲稱美國願與法國及西班牙聯盟；又許一度劇戰可使英人退出西印度；彼等要求三萬燧石槍與刺刀，且向路易十六商借正規艦八艘，而告以此舉與布倫瑞克公爵及赫斯方伯將其軍隊借與英國相類。（註三四）法政府之答覆非常謙遜，但極慎重；乃口頭答覆而非書面答覆，庶幾代表大會代表不至有一篇妥協之公文，可以出示、誤置、或遺失也。然而如此大膽之提議，未遭法內閣之峻拒，固係美國之一種勝利，且乃法國趨於對英戰爭之路上之一闊步也。

當日法國駐英公使努亞爾侯爵（Marquis de Noailles）奉令安慰英內閣佛蘭克林之在歐洲絕無何種政治意味。根據自己受騙時亦最能欺騙他人之格言，路易王之外交大臣即努力起草一篇狡猾而最不誠實之公文以欺路易王之大使。味真告努亞爾侯爵佛蘭克林博士在巴黎社會行止非常謙遜，與少數舊友重新把晤，且爲一羣好奇之人所包圍。其談話表示彼乃一多才足智之人者語調非常溫和；而其全部生活顯然公正無邪。（註三五）夫謂佛蘭克林乃一哲學家出外旅行追求科學上之事實，並考察其所居之外國之風土人情自係極恐。英國駐法大使斯叨蒙爵士乘機警告法政府博士貌似淳樸，然曾歷佔英國三位外交大臣之上風；而彼故意表示無心國事之時，彼

實最爲可畏且亦永久不可信任也。

斯叻蒙爵士所言確屬實情。佛蘭克林之來法專爲應付危難時節之困難與問題；而後此八年間此老人之工作故事乃一種紀錄無人能打破者。歐洲自此以後乃活動中心，進行革命之款項於此籌措，美國軍隊所需之供給品於此採購。且因不能迅與代表大會互通聲氣，共和國之政策亦於歐洲確立。美國之私掠船於歐洲口岸配備，水手亦於歐洲口岸徵募，捕獲品亦於歐洲口岸出售；甚至關於其所捕獲之物是否合法之問題亦於歐洲決定，而不於美洲決定，「凡此各項職務皆由佛蘭克林執行。而關於此各部分之帳目亦由佛蘭克林負責登記。」（註三六）彼無書記供其使用，且無敏捷之屬員探聽消息，揀取信札，準備公文以備簽字，並免其過勞之上司接見所有投機家、風雲兒，以及真假之科學家。其唯一之助手即其長孫——一有價值之青年能錄下口授之文並謄寫信札；但無起草重要信札之法術，且始終未嘗取得起草重要信札之法術焉。

當日住居巴黎之美人不但不能助佛蘭克林，反與以不必要之阻礙。第因素具商業上之知識與技術，此時正在訂立契約，採購軍需；而第因於佛蘭克林抵巴黎後尙稱明達，守其本職。但阿塔爾

李乃一不安分而最爲危險之同事。李氏乃美國革命戲劇中不祥之人物——他人名譽與生涯之破壞者，而自身名譽與生涯之自殺者。彼茲立志破壞其所深恨之第因之名譽而毀滅之，並勸本國政府將佛蘭克林調往柏林，庶幾彼可留法充任凡爾賽王宮美國唯一之代表，非列得爾菲亞一羣政客正謀推翻華盛頓者，卽與巴黎之阿塔爾李維持一種秘密而不甚光榮之關係。其雄辯之兄弟則乃其代表大會之發言人，且向撒姆耳亞當士呈遞誹謗佛蘭克林之文字，此類文字皆經保存而未予譴責，且經人欣然讀之焉。將爲阿塔爾李辯護，至多亦只能謂當彼正謀害其所欲害之人時，彼絕不故意與此人友善；而彼對於同事之態度甚爲敵對而侮辱。彼與刺夫愛色特同盟，而刺夫愛色特當日居住巴黎，充無任所之大使，與其駐搭國之首都距離二百里格；所支之薪俸與佛蘭克林相同，以公開信件在代表大會會長前詆譏其人，且靦然主張自身有參加法國宮廷會議之權利。在若干月間佛蘭克林泰然處之。佛氏向來不易冒犯；而目前已臻一種年齡只重少年之善意而不計少年之反對。彼絕不注意此二人之挑釁，且懇勸款接，而此懇勸之款接彼等亦復接受，雖其酒肉可以噎之。（註三七）但終有一日佛蘭克林因其自尊心關係與注意國家之利益不能默爾而息；而卽以一

種方式責之，此種方式在當日卽已驚此二人，而在日後又能滿足美國讀者。彼以平淡有力之文字斥責阿塔爾李，且告之刺夫愛色特務守其所職而勿與他人之事。（註三八）

但使仍駐歐土，則佛蘭克林於應付一頑強之國人時實無所用其客氣；因在大西洋之此方彼固擁有大權也。歐洲歡迎而接待之，非純因其係菲列得爾菲亞政府之發言人與代表，而乃因其係美洲共和國之具體表現。政治家只願與佛蘭克林論事。財政家只與佛蘭克林談商借款，或只肯將款項交與佛蘭克林。「法內閣與英內閣只向佛蘭克林接洽，有似佛蘭克林非僅美國駐歐之唯一代表，乃因其具有大使之權能也。」（註三九）十分之九之信札寄與美國委員者皆送至佛蘭克林府上；（如其同事所言）且所有信札必送至佛蘭克林所居之處。（註四〇）彼以平等資格與路易十六之大臣議事，不久且以優越之資格與路易十六之大臣議事。傑約遜本一公平而最合格之觀察家，曾有一次聲稱美國外交官駐外七年歸來卽不堪用。（傑約遜謂）但此不能適用於佛蘭克林，因佛蘭克林在法國時卽係美國自身，不受法國勢力之影響，但將美國之勢力加諸法國，加諸法國國策之實施焉。

實則法內閣與佛蘭克林交涉之時，須注意一種性質非常而意義重大之現象。法國王權不爲國民自治任何有效而不斷活動之機構所限制；但此種情形，實使備受感動時之輿論非常有力。若貴族資本家與知識分子思想一致，則其勢力愈不可侮，因未經一種成文憲法明白規定也。在此各階級下之其餘國民則乃無聲無臭之無產階級；而在此各階級之上者，又不過少數男爵與子爵以及內閣大臣，由本階級而來，居本社會之中，深懼彼等反對，尤懼彼等譏笑。經過最後分晰後法國歸上流社會統治；而佛蘭克林之係上流社會之偶像固前此或後此之外人，甚至法人，所不及也。

佛蘭克林之備受歡迎乃因人皆贊美尊敬之也。其名譽之由來始於一種時期，而此一時期距現代甚遠。其性格與才幹真而非僞；而其對於世界之貢獻則每一國家有人讀書而又曾叨科學發明之實惠者無間尊卑老幼皆感之焉。其可憐之理查——以永久不滅之聰明與極少失鵠之機智說明日常生活法則之書籍——曾三次譯爲法文，發行若干版，且經牧師與僧侶推薦以供教區與主教管轄區公用。其實佛蘭克林之以研究者與實驗者馳名更甚於其以作家馳名；因佛蘭克林常以自然哲學爲天下間物資進步之侍婢也。其平凡而切實之發明藉以促進常人之舒適與便利者，

令世界上每一文明社會視彼爲公共之恩人。(註四)其名譽甚至比較來布尼茲(Leibnitz)與牛頓尤爲普遍。『其名譽爲外國政府與人民所週知，——爲貴族、教士、哲學家與平民所週知，——結果農人或公民，僕從或車夫，侍婢與庖丁無不視彼爲人類之友焉。』若佛蘭克林於七十歲之高齡以私人游歷家之資格訪問巴黎，(註四)則其經過法國之城市時必受長久之歡迎；而當佛蘭克林以海外新大陸之大使之資格來法，而請求法人慷慨贊助此少年共和國爭奪自由時，法人之歡迎必超過一切限度。(絕不偏袒佛蘭克林之法國某作家會謂)『其使命諂媚所有刺激法國之光明與慷慨之思想。彼贊成吾人最快樂之希望，吾人最希望之幻想。彼渡洋而來專爲爭取其國之自由；而且以自由授與吾人。彼乃一依然原始而淳樸之民族之代表，——或至少由吾人觀之乃一依然原始而淳樸之民族之代表。除容忍與慈悲外不宜傳任何宗教信條；法國爲整千之熱情與偏見所感動，乃拜倒於一絕無熱情與偏見之人之足下；法國以佛蘭克林爲崇拜之象徵與對象；而佛蘭克林位在福祿特耳與盧梭之上，蘇格拉底之旁焉。』

但舉一例以概其餘可矣。從紀述法國社會崇拜佛蘭克林之熱誠與有恆之當代作家徵引繁

博未免冗長而多餘。此聰明之老美人深感法國社會對彼之迎歡不無過分，有時甚至無理。其估計佛蘭克林之價值較當日任何生人爲正確；彼不敢有何動作以鼓勵法人，尤其法國婦女。對彼所抱之敬仰，彼過其自身之生活，作其自身之談話，而任富於想像與情感之巴黎人選擇於此二者之間。法國政府爲保護其貴賓，而使其免受敵意之監視與大膽之好奇起見，即以怕西 (Pary) 一座房屋與花園供其處分，而此一座房屋與花園今在礮臺境界之內，在昔則乃「高地上一清潔之鄉村，離城幾英里也。」佛蘭克林即居於此，而其起居之舒適一如置身非列得爾菲亞榆樹參天之郊野；監督其七齡幼孫之教育；星期日下午設薄酒款宴老幼之美人；若有餘暇則在皇家實驗室工作，而皇家實驗室近在咫尺。且表示欲飲怕西之水。彼罕在巴黎市街散步；日出之時則於花園之內運動，臨冬則在戶內運動。一七八二年十一月佛蘭克林告亞當士曰：「吾每日皆在室內散步。吾散步一小時，故吾行一里格之路。吾視此爲一種宗教焉。」當佛蘭克林出現於大衆之前時，彼身披淡色闊布；髮長而直，因老年而非因心計呈灰白色；且御一副眼鏡，以補救老人目力之衰退，與一頂皮帽，因年老怕風也。

佛蘭克林衣服之設計毫無迎合巴黎社會之意；但至有成功，且於歷史上留下一種痕跡。腦中裝滿新哲學之佳公子視其未刺繡之衣與不敷粉之髮爲佛蘭克林對於彼等所一致反對而又無意放棄之一類奢侈與虛偽之一種抗議。彼令彼等憶及盧梭所告以應行稱贊之每一物與每一人。薛舉伯爵宣稱佛蘭克林古怪而高貴之相貌似將伽圖（Cato）與非比阿斯（Fabius）時代之羅馬共和黨人，或與柏拉圖同居之聖人移置於一種衰弱之文明之間。有人將佛蘭克林與待俄澤尼（Diogenes）比較，有人又將佛蘭克林與福細溫（Phocion）比較，——而關於待俄澤尼與福細溫彼等所知有限；蓋若福細溫而乃耶穌紀元一七七六年之賓夕法尼亞人，則彼必熱烈贊成與英聯繫也。嗜讀愛彌兒（Emile）而佔當日上海社會之四分之三者，認此美國老人爲薩伏伊（Savoy）牧師之活偶像；且有人相信老人對於宗教所抱之見解與盧梭之有名宗教家相同，雖佛蘭克林若作宗教信仰之自白，則所作必較爲簡短也。（註四三）法國貴婦大爲佛蘭克林鎮靜之自制，和藹之禮貌，與滑稽而又往往合理之談話所迷。贊美佛蘭克林之人有時揄揚過分，使彼難以自安。某次佛蘭克林赴蒙得摩倫西流域（Valley of Montmorency）何德多特夫人（Madame d'Houdedot）鄉

間別墅拜訪夫人時，其主婦——由侯爵作伴，而侯爵此時乃其愛人，因彼先後爲當日所有女學士之愛人——於彼入市以前出來迎接，有似彼乃皇家貴人者然。伊以詩句迎之；宴飲時，每道菜肴之間與咖啡之後，皆有伯爵或子爵誦詩以致其恭維；何德多特先生自身且譽佛蘭克林爲威廉忒爾（William Tell），令此瑞士之愛國者極抱不安；當告別之客人前往乘車時一路皆有人論詩贊美。暴其自身爲此類活劇之中心人物，固佛蘭克林爲國而受之犧牲中之最不重要者。

佛蘭克林每值週日皆在外用膳；（註四）非因他人以爲義須邀渠宴飲，乃因不厭有此老同席也。約翰亞當士能操法語，前曾力詆佛蘭克林之文法與語音；但法人則稱贊佛蘭克林操法語甚爲自然；而關於此點凡屬真正之巴黎人皆不欲謬獎。其所參加之宴會非彼純粹之快樂；蓋席上常有軍官欲充美軍之少將者，或化學家會發明炸毀英國艦隊之方法，且俟佛蘭克林飲香檳酒而興高采烈時卽向之進攻者。當時法人於下午二時用膳；膳後卽散；入夜佛蘭克林多在其鄰人愛爾法修夫人（Madame Helvétius）處閒談，夫人居與對爾（Autenil），在霸布倫（Bois de Boulogne）方面。在夫人之客廳中，彼卽與其最有名之學院會員共處；因彼早已當選學院會員矣。狄德羅（Di-

derot) 拉瓦節 (Lavoisier) 摩勒 (Morellet) 達郎貝耳 (d'Alembert) 康多塞 (Condorcet) 與塔哥皆其時常往來之朋友與親密之伴侶。在巴黎與奧對爾，當有機會參加當日極流行之談話時，佛蘭克林輒以美國之主張語其同伴，且告以美國之將來以安其心。彼本一無所畏而又雄辯之樂觀者，又以軍事專家之資格發言，即向大衆述自身深信華盛頓將軍之戰略，而當本國處境艱難之會，彼毅然宣稱非英人佔領菲列得爾菲亞，而乃菲列得爾菲亞佔領英人。作家康多塞曾證明佛蘭克林討論美國問題非常巧妙，而幾令所有聽衆翕服。康多塞曰：『得與晤敘曷勝欣幸。時人輒於各種社會中傳述其言。其所參加之每次宴會，其所願往之每一家庭，使其讚美者日多一日，而此日多一日之讚美者皆美國革命之黨徒也。』

彼乃一偉大之大使，自成一派爲斯世所未曾見，且非俟世界又有一佛蘭克林決不至再見者。爲實際工作精密之測驗後，彼於歷史上之外交家間佔據高位。而其佔據高位之權利，會由現代美國政論家爲之擁護。(華爾敦博士聲稱) 維也納會議亦有有名之政治家，但梅特涅 (Metternich) 勒塞羅得 (Nesselrode) 與塔力藍 (Talleyrand) 所建之機構，完全不顧人民自由與民

衆權利者早已消滅，而佛蘭克林之工作則至今巍然猶存。使美國能以平等資格參加歐洲會議，而又能創新世界以救舊世界之優越者，佛蘭克林也。但其長時間之工作之頂柱與冠石即英美兩國間之最後和平條約，而此和平條約在所有國際條約中乃一種條約使雙方皆蒙最大之福利，與整個文明有莫大之利益，而又最不受世界潮流之影響者。（註四五）

一七八二年之條約與英國之承認美國獨立尚在悠遠之將來；但當佛蘭克林身居巴黎附近之初數星期，則人人盡知此共和國之事歸一能幹與穩練之人主持。由帕西圖書館發出之私信與呈文皆具創造性，而又不雜何種怪誕。佛蘭克林知識之廣博與正確，其推理之有力與敏銳，與其文字之精悍令法國老臣具有一種感覺爲彼等日常公務經驗中所不常有者。除法國外，美國與歐洲各國間之關係，皆爲代表大會設想本週之行動所誤；而在相當時期以內，佛蘭克林多從事消除不良之印象，而少從事要求外交上之成功。彼暗博各國駐法大使之歡心，得各國駐法大使之信任。所有未曾承認美國之各國元首之代表，自不能正式招待美國委員；但彼等亦以私人資格與佛蘭克林往來，而其中若干即係佛蘭克林之至友也。（註四六）不久佛蘭克林即與西班牙公使達蓋達伯爵

(Comte d' Aranda) 友善；又令俄國大使巴利阿丁斯歧親王 (Prince Bariatincki) 感激不置，蓋此俄國大使曾有一次賴此美國名人之明理達識，始得排脫困難也。(註四七) 當戰事後半期佛蘭克林個人之聲望，大足促進其政治上之效能；而全歐仇英情感之猛進之由於佛蘭克林個人之勢力，殆如其由於挪兒斯內閣之鹵莽與拙劣。而設爾本爵士明告上院喬治第三在世界上只有兩個敵人——一全世界，一本國——之時期已至矣。

當佛蘭克林在法國登岸時波馬社深爲不安，蓋慮此老在此好管閒事之國家，將中奸人之計而犯重大之錯誤也。其實此種同情未免枉費。此賓夕法尼亞老人有高年之巧妙而無高年之衰弱；而在後此六七年間，法國與西班牙及荷蘭之政治家由不愉快之經驗，始知無論何人處於危難之間，此人必非佛蘭克林也。自其行抵巴黎之切，彼即盡力設法以引誘路易十六之內閣贊成一種政策，而此種政策乃美國之救星而終令法蘭西帝國消滅焉。

當美國革命發生時與美國革命發生後，法政府皆採取一種政策與本國之利益契合，同時又

與對英之義務一致者。味真伯爵述挪兒斯爵士武力征服殖民地之企圖爲違天之事；無論如何害及英國，而與法國至爲有利，若法國持以鎮定而任大西洋之內爭自然結束。味真曾謂凡爾賽之宮廷見英國以其自身之手撕毀自身無所用其痛心。不久法國商務卽有發展之機會。英國對美之出口貿易立時消滅；而其對於他國之商務活動，因美國私掠船之勇敢與活躍備受阻礙。阿塔爾李函告菲列得爾菲亞外交委員會，新從倫敦歸來之雷那爾方丈（Abbé Raynal）如何語彼英人所最憤恨者，莫如目擊彼等之商埠佈滿法國船隻，經營英國對於他國之貿易者。李氏曰：「其商人不得不採此法以掩蔽其貨物。彼等之採此法，乃因貴族之巡洋艦在海峽內與海峽四週之數目與成功也。」（註四八）外國所造之船隻於泰晤士河、麥爾西河與布立斯陀爾亞凡河（Bristol Avon）各碼頭裝載本國貨品之狀況，誠英國船舶所有者之大苦；但英國內閣贊成此種貿易之繼續，且默許此種貿易之不規則，因有中立國之商船，則本國之繁榮所託命之一類製造品始能銷行國外也。（註四九）

若在美國革命全部時期中法國而只採取一種和平態度，則法國必能獲得巨額之財富與崇

高之國際地位。且此類利益將自動歸於法國，無須法國方面何種冒險與努力，並無須法國方面犧牲何種光榮。但波馬社之陰謀已令路易十六及其大臣經營數筆危險而且不只可疑之交易；自此時以後佛蘭克林之魄力與固執，非俟法國違反國際義務過甚，而非英國人民與英國國會所能原諒，決不許彼等罷休。此美國大委員之勢力見於法國行政之每一部分。路易王畏事而有良心，而其財政大臣又係一慎重而節儉之瑞士銀行家；但內閣中少數閣員比其元首或芮克先生（*Mon-sieur Necker*）尤有勢力者遇佛蘭克林請求之時無不答應。美國委員瞬即借得二百萬佛郎，無利息，且約定於美國和平與繁榮時償還，農民總督又貸與一百萬佛郎，以依照地方上之價格向瑪利蘭與維基尼阿之棧房收買二萬桶菸草為條件。後此三年中又借四百萬、一千萬與六百萬三次；而應佛蘭克林之請貸與美國之款共達二千六百萬佛郎。此巨額債款皆用以購買軍需以供華盛頓軍隊之用，並配置美國巡洋艦以便於英國領海之內掠奪英國商務焉。（註五〇）

此類巡洋艦大多數不外名義上屬於美國而已。當載佛蘭克林之戰艦行抵目的地時，該艦連同兩艘護送艦勒克星敦號與皇太子號即搜索海峽，後者所裝為法國砲，而水手亦係法人。在三

期內此三艘船隻共俘得十三艘捕獲艦，而其捕獲品於此中任何船隻遇難前已臻巨額。當勒克星敦號最後被俘時，其航海日程以及信札與文件證明該艦曾焚燬，擊沉並破壞五十二艘英國商船。

(註五一) 美國艦長以諾曼底 (Normandy) 與 不列塔尼 (Brittany) 之港口爲逃難所，爲推銷捕獲品之所，爲修理、重新裝置、與重新配備武器之所。彼等出入 哈佛爾、洛利安 (Lorient) 與 南特，於某處載來五十桶火藥，於他處僱法國水手爲船員，其鎮定與安詳有似法王已與英國宣戰者。當英國大使提出抗議時，凡爾賽即以甘言慰之，且以假命令禁止中立之破壞，然而此類假命令於短期內得人服從之後，又被港埠當局置之不理矣。若此類事故發生於距離法國首都僅四十里格之法國海岸，則地球上之遠方非外交上之監督與抗議所能及者，有暴動情事自屬可信。英國與西印度之貿易卽爲十艘或十二艘海船所蹂躪；此類海船由馬知尼克與哥德盧普駛來，且雖懸掛美國旗而又攜有代表大會之私掠特許狀，但非美國之私掠船，而乃法國之海賊船也。某艘船上共有一百二十五名戰士，其中只有美人兩名。(註五二)

其時路易之大臣卽不再掩飾而急修海陸戰備以便一戰，蓋早知有此一戰，且預期此戰之時

甚感快意也。一極強之分艦隊正候於土倫 (Toulon) 而極強之大艦隊則在布勒斯特 (Brest)。依據倫敦方面所得之消息，有二十五艘巡洋艦配備停當正泊於布勒斯特港口，且有三十艘正規艦，其中十艘乃於最近十月個月內造成者。『此類戰艦經多數造船專家認為乃法國海軍中，甚至歐洲海軍中，設計最好而建築至優者。船工、木匠、填隙匠、索具匠、船台匠、帆匠、與索匠，聚於布勒斯特者達一萬人。』每一水手皆奉令由丹刻克與貝雲 (Bayonne) 趨至此間；而基尼 (Guinea)、紐芬蘭與西印度之船隻，必俟此一艦隊之船員與糧食皆已齊備後始敢出航。(註五三)且多數團隊調至海岸而編為侵入軍尤屬不祥之徵兆。一切皆已準備就緒。可供兩個月食用之餅乾亦已焙成。糧食甚賤，所有武庫皆已充滿。士兵之餉銀按期照發，服裝整潔，紀律嚴明。營中所有之老弱皆已裁汰；三萬五千名兵士，法國最強之軍隊，準備於接到通知書後即行登舟。法國海軍軍官躍躍欲試，而其舌亦絕無拘束。彼等認對英作戰可以促進個人徐徐之擢升，且可以恢復其職業上之名譽。少年貴族，——雖勇敢而野心，但視戰爭為一種罪惡，——曾述自海軍上將以逮士官，如何皆欲一雪英國霍克與波斯卡文所加諸法國海軍之恥辱焉。(註五四)

緊張過甚而不能持久。一七七七年十二月第一週，柏圭因投降之警耗傳至歐洲。波馬社前往帕西向佛蘭克林道賀，歸途覆車，幸免於死。一旦外科醫生許其握管爲文，彼卽以一種非常高興之語調函告味真伯爵。「此及時之事件可治吾創傷。有神向吾耳語路易王不至令美國在法國所交之友人失望。吾之聲音卽從吾之絨被下代表彼等狂呼曰：「吾從心靈深處向主祈禱！主乎，其聽吾之祈禱！」波馬社所述確係當日巴黎人之主張。當薩拉托加之消息傳至此城時，祖英之徒完全不見；劇場之內多軍人示威運動；而客廳與咖啡店之低聲瞬卽擴爲主戰之呼聲。法人之要求採取有效行動，更得境外有力之補助者爲之助威。當新年開始之時，巴威之選帝候逝世；德皇卽將其軍隊調至邊境；而腓特烈業已察明就彼與普魯士而論千載一時之機會已至。旣已決定法軍應用於他處而不應用於普魯士，大帝卽加倍努力以誘路易十六與英國公然宣戰。用不敢施諸福祿特耳之若干暗喻，腓特烈卽令其駐法大使小心謹慎，根究事情。王曰：「此乃先生努力報國之時也。先生務令聾者能聽，盲者能見，惰者採取行動。」（註五五）

法政府無勞他人催促。有人向佛蘭克林博士及其同事暗示若彼等重申過去一年間所作之

提議，則王將歡迎；而美國委員即照此暗示行事。初步協商頗費時日；當談判之每一階級，須與西班牙商量，至少亦應將經過情形告訴西班牙；但一七七八年二月二日美法兩國間之通商條約與友好條約業已簽字。法政府預先稱贊門羅主義，鄭重申言不再征服加拿大，未向美國提出何種條件，但言明不得再受英王統治而與英國重修舊好。此古老之帝國，待遇此少年共和國至為優厚；至於西班牙首相，盡力延宕此事，且因慮本國宮廷不久即不得不步後塵而厭此事者，當即宣稱凡爾賽內閣之行爲乃狂愚行爲之一例。彼將美國委員與曾受本都（Pontus）及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國王所乞援之羅馬執政官相比較焉。（註五六）

三月二十日此三委員受法國宮廷正式接待。大隊人民聚觀佛蘭克林之丰采。其半身塑像與全身畫像在全國各地增加無數；其小影藏於鼻煙盒、錶袋與戒指之鑲嵌物；（妒其成名之人會謂）歐洲公報對於佛蘭克林之恭維超於公報出世以來對於任何一人之恭維。今則全體贊美者，不論尊卑，得有機會於其長期有名之生涯之最高點目擊此人。在市街之上，在宮內四方形廣場之中，甚至在宮內迴廊之間，彼無不受人歡呼鼓掌。法王與美洲共和國代表之第一次會見，乃一次極

可紀念，甚有意義，而幾於完全靜默之會見。遇此等機會，路易十六往往自覺無話可說，即有所言而所言亦未必中肯；而以法國名義致一二句歡迎詞，將令一比較聰明但不如是之誠實之皇帝，狼狽不堪。蓋路易在良心上自覺不能愛叛徒；而王與其左右比較穩健之人，皆視對英所施之侮辱，乃所有戰事中之最失體者。(註五七)佛蘭克林未嘗紀述此次典禮；但有人謂佛蘭克林以爲凡爾賽宮非常齷齪，而彼頗欲一掃除之，蓋彼常督率僕人掃除菲列得爾菲亞之公共建築物也。同時條約之簽字已非國家一種祕事。努亞爾侯爵已將事實通知英國宮廷，坦白中帶有傲慢。路易王本欲求英法兩國間之相互了解，故即令其駐英大使將此有關英法兩國之事通知喬治第三。然而此非一種蜂蜜能使此劑受英人之歡迎者。(註五八)

雙方當事者皆受巴黎條約約束而不得直接或間接贊助或保護一方或他方之敵人與攻擊者；而此即法人遵守本方義務之方法。彼等利用英國一種可怕之不利。英國此時在世界上無一同盟國。對美作戰耗盡國帑，且毀其信用。其證券之價格跌落二十三點。其所能收集之正規軍與各國補助兵離洋三千英里；而英倫三島當英國海軍兵力跌至不及安全程度之時，防守非常薄弱。此乃

英國統治者之不合格與無遠慮令英國陷入之苦境也。英國表面上之衰弱與絕無可疑之孤立刺激法國大臣無道義之野心；但彼等忘卻英國民族驕傲之愛國心，嚴肅之性格，與不可征服之固執。

挪兒斯爵士之殖民政策，自始至終皆受英國大部分，且亦最優最智之部分之非難；但所有英人無論何黨對於法國之爭端只有一種意見。彼等對於目前局勢之困難與危險不存何種幻想。彼等深知在後此若干月中英法戰爭乃保護家庭之戰爭；但在算帳以前又決定須令法人追悔彼等自身之貪殘、驕傲、與背信。民衆之憤怒高不可遏。而屢受法國大使欺騙之民族中比較暴厲之分子不復能顧外交人員之神聖不可侵犯；在黎明離去倫敦以免受人侮辱之努亞爾侯爵，當經過坎特布利（Canterbury）而往多維（Dover）時即有人以物擲之。斯叻蒙爵士立被召回本國。丹刻克英國砲臺總督不得不收拾行李而離開法國；此次並不於戰事結束後回任。其駐在法國土地乃法人可舉以難英國之唯一煩冤；而此種煩冤本可不必訴諸武力而可由英法兩國外交部間用和平方法解決。夫歐洲兩大國乃陷於一種不必要與無目的的戰爭實一種不幸之景象其一種可悲之事例；蓋兵刃既接，戰費浩繁。兩國於五年後停戰之時有損無益，亦少光榮也。

(註一)關於波馬社之一切具見巴黎法國學院路易對羅美尼(Louis de Loménie)之波馬社與其時代對羅美尼之結論聲稱波馬社生於自由與憲政時代則其在政治上必甚有名。

(註二)一七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對沙丁先生(Monsieur de Sartine)上國王書。一七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味真伯爵書。

(註三)波馬社上摩利巴伯爵書。一七七七年三月三十日。

(註四)此項情況見格刺夫敦公爵與衛茅斯爵士間之談論，見格刺夫敦公爵之自傳與政治通信。

(註五)多尼奧爾第二卷，第六章。

(註六)有人計算在一七七八年與一七八三年之間法國因對英作戰共費四萬八千英鎊。此固引起法國革命之財政困難之主因也。

(註七)腓特烈大帝致摩爾贊書。一七七五年十月。

(註八)腓特烈大帝致摩爾贊伯爵書。一七七四年一月三日；一七七五年一月九日；一七七六年十月十日；一七七七年四月七日。

(註九)腓特烈皇帝致高爾茲(Goltz)書。一七七六年七月一日；致阿耶貝耳(Alembert)書。一七七四年十月。

(註一〇)此段摘一七七七年腓特烈所作之信。

(註一一)腓特烈致高爾茲先生書。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柏林發；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七日，十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自波次但發。

(註一二) 格雷敦之回憶錄。

(註一三) 華爾敦之外交通信，第一卷，導言第六章。

(註一四) 腓特烈致摩爾贊伯爵書，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三日；致阿耶貝耳書，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致摩爾贊伯爵書，一七七六年六月三日；致朱倫堡先生(M. de Schlenburg)書，一七七七年五月十六日。

(註一五) 革爾敦之外交通信導言第一章與第九章。佛蘭克林致仲馬書，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阿塔李致祕密通信委員會書，一七七六年六月三日。祕密通信委員會致韓夢德上尉(Captain Hammond)書，一七七七年一月二日。自巴爾的摩爾發。

(註一六) 格里馬第侯爵(Marquis de Grimaldi)由馬德里寄與西班牙駐法大使之信，一七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多尼奧爾；第一卷第三三五頁。

(註一七) 班克洛夫之獨立戰爭中美法兩國合作之歷史；第一章。

(註一八) 「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二年間法蘭西與西班牙因不顧正統派之原則遂引起法國革命，法人侵入西班牙，與美洲西班牙屬地之革命。古巴與菲律賓之叛亂乃查理第三援助美洲獨立之直接結果也。」探自卡羅斯先生(Don Carlos)之門徒於最近美國與西班牙戰爭中遞與卡羅斯先生之呈文。

(註一九) 華爾敦之導言第十四章。德那往往以英文與聖彼得堡法國公使通問，而味拉克(Vorac)令譯其信札後即以法文作覆。某次味拉克警告德那曰：「女皇是否承認貴國之使臣實屬疑問，因由女王觀之貴國尙無政治上之存在，而女王亦不願受倫敦方面之責言也。……余茲應告先生帕爾伯爵(Count Panin)與奧斯忒曼伯爵」

(Count d' Ostermann) 皆不通英文。故先生與各該大臣通問頗爲困難也。

〔註二〇〕華爾敦之導言；第四六一頁——四六六頁。

〔註二一〕對朱倫堡男爵致阿塔爾李書；柏林，一七七七年五月二十日與六月九日。『昨承惠書，敬悉一是；余鑒於大札之結論知先生不明吾二人之談話中僕所用之若干詞語之意義也。』

〔註二二〕李氏告腓特烈大帝勿畏英國。其言曰：『陛下無戰艦而不必令人向陛下之國旗致敬。然而陛下之軍隊甲於天下；而英國雖缺善良之勸告，亦不至如此之愚，竟冒險迫陛下與其敵人聯兵之危險也。』

〔註二三〕李氏致朱倫堡男爵書；一七七七年六月七日。

〔註二四〕李氏致華盛頓書；柏林，一七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註二五〕腓特烈致摩爾贊書；一七七七年十月十日，一七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四日。

〔註二六〕腓特烈大帝致摩爾贊書；一七七七年六月三十日。腓特烈不易厭倦一種舊日之笑語，甚至不易厭倦一種甚舊之笑語；今吾英人民既已失歡於王，王即以三百年前歐陸不喜英人者所用以譏英人之語譏之焉。貞德曰：『若從前法國境內比現在多十萬哥登姆(Goddam)彼等亦不能佔領此國也。』

〔註二七〕英外部此項公文之語氣與第二篇公文之內容證明薩福克爵士知李氏文件被竊較彼今茲所肯承認者爲多。『不久另一道公文告伊利奧特先生英王不信茲事有何特別之處，因茲事完全出於先生一時之熱心也。是篇公文之末段宣稱伊利奧特所花之費用將由國王賠償焉。』明都伯爵夫人(Countess of Minto)之伊利奧特先

生回憶錄第三章。

(註二八)朱倫堡男爵致阿塔爾李書；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註二九)佛蘭克林致哈特利(David Hartley)書；一七七八年四月。

(註三〇)華爾敦之導言；第十章。

(註三一)十二年後佛蘭克林計算其投資。其言曰：「數年來吾未支利息；今若出售，本銀吾亦只得到六分之一。先生勿謂此乃因美政府之不誠實，但謂此乃因美政府之無能；戰爭耗盡國家所有之能力。」

(註三二)一七七六年十月美國檔案。

(註三三)窩爾坡爾致奧梭利伯爵夫人書；一七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波馬社致味真書；一七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波馬

社曰：「佛蘭克林到達時所播之風聲洵屬不可思議。此老許其所坐之船沿途捕獲兩次，雖彼個人因此而冒危險。

吾輩法人自承恐懼焉。」

(註三四)多尼奧爾；第一卷，第八章。

(註三五)味真伯爵致努亞爾侯爵書；一七七七年一月十日。

(註三六)華爾敦於其導言之第十章詳述佛蘭克林在法之工作。「其職務實兼英國財政大臣、外交大臣、海軍大臣、陸軍

大臣與海軍法院。」

(註三七)華爾敦之導言；第十二章。

(註三八)「屢奉來教，確有數通久稽疑答，尤其怨憤之數通，先生曾於其中挾法官之神色，責余有似余乃先生之僮僕者。

吾以爲吾二人既在此共任國家大事，即應和衷濟濟，友好無間。吾知先生嫉妒、懷疑、惡毒、與好爭之性格且用以對

付第因先生以及其他與先生共事之人。故吾始終不許先生之侮辱，不覆先生怨憤之信札，但一一焚燬之焉；下次把晤，僕當一襟優禮先生，有似先生始終未曾作此類書簡者。」佛蘭克林致阿塔爾李壽，一七七八年四月四日。

(註三九) 華爾敦之導言第二章，

(註四〇) 約翰亞當士與傑約遜書，一七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自巴黎發。

(註四一) 法人多用佛蘭克林之火爐。有印法國某大臣其會客室中亦有火爐否。(該大臣答稱)「否，因英大使不肯坐於吾之火爐之旁也。」

稽學家問傳言稱治第三令將宮內佛蘭克林式避雷針除去，而博士自身不肯加入此種辯論。其言曰：「爭論容易使人之性情乖戾而破壞人之恬靜。吾絕不關心世人如何歡迎吾之發明物，因不思從吾所發明之物俾利也。王之以鈍避雷針換尖避雷針自吾觀之無關重要。若吾對於茲事而有何希望，吾但希望王完全拒絕避雷針而認為無用，蓋惟王以為其自身及其家族不受雷轟之時，王始敢用其自身之雷以破壞其無辜之百姓也。」

(註四二) 法國巴黎大學之十七世紀之英國，一八四六年巴黎出版。

(註四三) (法國某外交家函告約翰亞當士)「大使在所有宮廷之中皆得有其自身之小禮拜堂，但佛蘭克林先生則無之焉……佛蘭克林先生僅崇拜大自然而此事令多數男女注意之焉。」歐洲社會對於佛蘭克林之宗教信仰條意見甚為空泛。若干巴黎人深為真教友會之謙遜所動，而賀拉西窩爾坡爾又稱之為長老會教徒。沙爾 (Philarete Charles) 稱之為洛克派之自然神論者則庶幾近之。但佛蘭克林非任何人之門徒，而其意見與信仰乃其自身之心所產生。二十一歲時因聞人反對自然神論，即變為自然神論者，蓋由彼觀之，自然神論之議論較其反對者之

議論爲有力也。

(註四四)佛蘭克林致斯蒂文孫夫人書；一七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註四五)華盛頓之國際公法綱要，見其導言第十章。

(註四六)佛蘭克林博士傳；第十章。

(註四七)此篇故事見本書附錄。

(註四八)阿塔爾李自巴黎發。一七七七年九月九日。華盛頓曰：「法國從事一種狹隘之遊戲，享有吾人所有之商務而無須何種戰費，固顯而易見也。」

(註四九)「外人之侵入美國商務亦有一種利益，若對於英國之商務與航海無益，則對於英國之製造亦屬有益，因外國商人無各種貨物以供美人之需要者，即仰給於此也。各製造區皆有此種感覺；而當茲紛爭之時，內閣之能享安靜皆由於此云。」一七七六年年報中之歐洲史；第九章。

(註五〇)佛蘭克林，第因與阿塔爾李致秘密通信委員會書；一七七七年一月十七日自巴黎發。華爾敦之導言；第四章與第十章。

(註五一)撒姆耳刺文之日記；一七七四年十月四日。

(註五二)一七七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之晚報述西印度之法國私掠船，及其戰力與其補充部分之力量。各該船大都有一百名以上之船員，有十四門至十八門大礮。格林那達島 (Grenada) 某紳士函告利物浦某友人橫行海上者非美人，而乃馬知尼克與聖路西 (St. Lucie) 之法人也。其言曰：「今人一聞其船隻被俘，即逕往馬知尼克而儘量

贖回其所有之財產，因捕獲品售價至廉也。彼等兜售獲捕品至爲神速，因既不候充公命令，亦無煩他種形式也。

(註五三) 當戰事迫在眉睫之時，即拘留港口船隻以防海員爭爲國家與私人僱主服務也。

(註五四) 對卡斯公爵回憶錄；第一卷，第五章。

(註五五) 腓特烈大帝致高爾茲書，一月十二日白柏林發；一七七八年二月十一日白波次俱發。此類訓令由王親筆草擬。

附諸公文之末。

(註五六) 多尼奧爾；第二卷，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三卷第一章。

(註五七) 對卡斯公爵回憶錄；第一卷第五章。

(註五八) 多尼奧爾；第二卷，第十二章。

附錄

第一篇 福克斯時代之伊頓

吾英舊家之案卷室多當日教育狀況之紀錄，而當日英國政治家即於此類教育狀況之下形成其人類間應有之關係之見解也。其中有一篇故事始於查理福克斯之記憶在伊頓仍甚新鮮之時。一七七九年一月有名喬治哈羅者，由皇后宮函告密吉爾對佛蘭明 (Michael de Fleming)：「乞許僕令先生回憶十三年或十四年前溫莎爾 (Windsor) 所發生之事件。吾偕友由里士滿支會往溫莎爾參觀堡壘。吾人在天鵝飯店用膳，由窗內外望見有一羣伊頓學生過橋，而當彼等行經窗下之時，先生密吉爾爵士忽叩僕之姓名；而僕因不諳伊頓學生之態度，又不識先生爲何人，即不肯滿足先生之好奇心，而先生與貴同學即躍入窗內，且謂若吾等而不釋先生之疑，則先生將毀

吾人焉。吾友即舉其名以告；但余尙未及考慮而先生已揚僕之鞭而以鞭端撻吾頭，吾因此眩暈者歷數分鐘。當僕蘇醒時，先生尙立於吾前，並告余未受傷，不過流血不少耳。然而先生仍迫僕自道姓名，道後先生許僕爲一佳兒，並允出醫藥費，且謂對於頃間之事無任歉咎。最近吾舉此事以告敵友，而敵友勸僕設法自媒，蓋信先生將利用先生之勢力將僕調往他處，因僕目前身處宮中備受拘束也。若僕得邀先生之恩寵而如願以償，僅將欣然追憶先生與溫莎爾之往事，且視僕之傷痕爲僕之幸福之促進者也。」

至一少年有一忍耐之教師與一慇懃之保姆者，如何度其學校生活之後事期，則一七六七年夏季所作之信述之焉。「吾信羅伯次先生(M. Roberts)願充吾之教師，而羅伯次乃吾在此所敬重之唯一人物。吾深信彼乃吾生僅見之最解事者；而當吾升級時待吾又如此之善，吾甚敬重之焉。斯忒則斯夫人(Lady Sturges)素喜兒童，而其對待吾人非常和好；隨時以其手製佳餚饗吾人。吾希望諸君能參加焉。總而言之，吾儕非常快樂。吾在此處除網球外不作其他遊戲，且從未一入彈子房。胡爾斯(Hulse)最善擊彈，上週願以二十幾尼與一紳士決一局之勝負，但該紳士不敢。」

第二篇 福克斯寄母書

(福克斯於一七七三——四年冬季所作)「吾親愛之母氏關於吾母所述吾父之情感，兒深信若母而知母如何令兒鬱鬱不樂，則母決不以此事見告也。受父母之鍾愛固兒畢生最大之希望。每念兒生平對母輒有過舉，兒心至痛。兒之放縱與疏忽令雙親爲之不安固兒所早知，且兒深信兒能令平昔知兒之人證明此種思念如何使兒之生活陷於痛苦也。兒承認兒近深喜復得雙親之信任，而得雙親之信任固兒畢生莫大之驕傲；抑兒又自信當兒謂自兒懷此奢望以來兒乃宇宙間最樂之人時兒未嘗誇言也。兒生平不喜多言，然而兒茲告母兒未來之行爲必較過去之行爲尤能令母滿意。其實，親愛之母氏乎，世無人子愛父與母如兒者。親愛之母氏乎，幸思母如何令兒心痛而憐兒。兒不知信中應道何事，亦不知如何擱筆，但母須知兒固人子中最尊敬與最感謝雙親者，而母因愛兒或不愛兒而有力使兒成爲世界上最苦或最樂之人也。」

福克斯後又寓書其母，述自身因晨在財部辦公而午又陪同總檢察官用膳並商量要事，故

不克往板斯省其父——一類申辯由荷蘭爵士觀之固至有理也。福克斯曰：「若吾父念及其空前之仁恕使兒得免全毀，並以人類所能希望之前途授兒而感快樂，兒信此卽一種滿足父可儘情享有者。若此事而果實現，但念兒今日所處之地位，與夫若無何種作爲則兒之命運又將如何可已；且兒深信母念及此事之時必甚快樂。別矣吾母，信兒既係受恩最重之人，則世無較兒尤能理解其義務者。」

第三篇 佛蘭克林與法美條約之簽字

此書出版後美人時寓書不佞；而此書卽成爲大西洋兩岸多數論文之題材。有人不贊成僕之結論，且以爲余忽視若干事件，同時又過於重視其他事件；但責僕論敍失實者只有一人。一八九九年三月布拉克伍德（Blackwood）之雜誌評論拙著中有下列一段文字。（批評家謂）「作者傳述前人之往事，謂佛蘭克林於凡爾賽簽署獨立宣言時所披之外衣與在樞密院受鞠時相同。華爾頓於其美國國際公法提要之附錄中業已辯證此項此事，吾以爲此項故事卽應如此消滅

也。

夫當僕之年齡，又非不知文學史，布拉克伍德之雜誌對其所認爲民黨作家者所施之攻擊實令人發生人事連續之快感。吾固未述佛蘭克林於一七八三年九月簽署確立英國獨立之條約時身披法蘭絨外衣。此篇故事早經委員會祕書淮特福克（Caleb Whiteford）於一七八五年七月十一日所作之信反證之矣。吾只述佛蘭克林於一七七八年二月簽署美法通商條約時曾披此套衣服。茲事根據吾之眼證班克洛夫博士，而班克洛夫博士乃皇家學會會員，亦佛蘭克林之至友也。班克洛夫博士於一七七四年一月韋登本在樞密院演說時固亦在場；又於一七七八年二月，日與佛蘭克林會面。班克洛夫之敘述見斯巴克（Sparks）所編之佛蘭克林傳第四卷第四五一頁。

第四篇 華盛頓答戈登書

多年以來華盛頓備受戈登牧師之侵擾。華氏一再允許此歷史家檢閱其重要之公文，僅言明不應擁護其個人之名譽而犧牲其下屬。當公務蠅集之時，彼猶時草長函答其所問，而其所問往往

愚昧可笑。一七七八年二月，際鐵爐谷困難之會，彼仍告戈登牧師外間謠傳彼將解軍職實屬不確；但若國人求彼辭職，則彼將如倦飛知還之鳥立即辭職焉。三年後——在安諾德之陰謀與約克唐之遠征間——將軍以為應請牧師原諒公務繁忙而不能如前之常通音問。戰事結束時戈登在味嫩山盤桓三星期，於總司令部革命文牘之中恣意搜檢；一七八八年當其歷史尚未於美國出版時，戈登收到將軍回信，蓋戈登曾問平昔贊美將軍之人亦曾擁戴將軍為王否也。

美國版戈登歷史於一七八九年出世，華盛頓始恍然大悟，而其長期受苦遂告終止。一七九七年十月華盛頓卸去總統之職而歸隱時，戈登似又曾寓書華盛頓告以當彼八年在職之時竟忘與故人通信，今應詳述當日美洲非常糾紛之政局以贖前愆，此次華盛頓掬誠相告。其覆書之第一段如下。

「牧師閣下：二月二十日惠書敬悉，曩亦屢荷來教，均未裁答，至以為歉。事緣僕自任總統以來，輒覺私人通信與公務不能調和；既已決定盡力執行吾之職務，則當事之與公務無關時吾即不作私信矣。」原函續稱：「關於政治吾請閣下注意本國公報，且吾以為閣下已知有此公報矣；

至於他事則無足述者。」

此乃雙方通信之最後一通曾經後人保存者；而吾人盡有理由相信華盛頓而論此後即不復有言矣。

第五篇 一七七五年——六年之日記

「五月十四日星期日 覺安靜而嚴肅。吾欲求心地澄澈。吾決定應較前熱心服事上帝。上帝使吾能保持此種決心。」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早晨參加公有地之祈禱會。後又作私人祈禱。十時往禮拜堂，聽蘭頓牧師 (Reverend Doctor Langdon) 講希伯來書第二章第十節。彼勸吾人皈依救主。」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夜十時往溫尼斯密渡頭 (Winnismit Ferry)，此處有一縱帆小帆船與單桅帆船向吾人猛射。但謝上帝此戰吾人獲勝，因賴上天恩眷縱帆小帆船擱淺，吾人即向之射擊而毀之焉。單桅帆船受害至大，當彈丸飛舞於吾人頭上時，吾以為受害如此之少不能不

謝上帝。」

「六月一日星期四 有綿羊、牛、羊、與馬，約有綿羊四五百頭，牛羊二三十頭，與馬若干匹，由人民從島上正規軍之手奪來者。深謝上帝以如許之貨財賜與吾人，又於上次戰爭之中援助吾人。其實作戰者上帝，非吾人也。」

「六月三日星期六 營隊操演，見有兩人因盜竊被鞭，另一人逐出營房。夫偷竊與欺騙其鄰人是何等惡事而且何等冒犯上帝耶！」

「八月三十日星期三 敵人向吾人礮轟，但無多損害。吾遇一少年，能與之隨意討論宗教事件。吾覺於此墮落、荒蕪、黑暗之時代有上帝之遺跡存焉。」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有一人因盜竊被難而逐出；彼膽大而無恥。凡考慮未來之結局者皆聰明之人也。」

「十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軍今晚挾兩礮壘下趨劍橋河以攻波士頓；略爲射擊，忽有一門大礮爆裂，傷八人，其中一人死去。此乃戰爭之惡果。何日吾人可以停戰乎？」

「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謠傳有大隊兵士開往波士頓，但吾人並不因此稍涉張皇。吾希望吾人之勇於宗教戰爭一如勇於世俗戰爭者然。」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噢！上帝，吾人今逢艱苦。波士頓爲吾人不自然之敵人所佔。吾人之友，波士頓人，不得不離去本市，否則被鋼於吾人之仇敵之間。吾人曾以洲之資格犯罪；又以省之資格犯罪；又因與一市或私人發生關係而犯罪。以農民與私人之資格犯罪。但望上帝勿棄此上帝所長久保佑之城市。」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吾溺職，然而吾不知吾罪所在以便盡吾之職。吾乃一大罪人，然而吾又不知吾罪所在。」

「二月二十五日主日 赴會，聽康科特愛默生牧師演講。吾默禱上天聽名人之演說後吾受感動而忠勤服事上帝，且與上帝同行。」

「三月二十日 因覺須赴聖餐會即赴吾人之牧師處參加聖餐。吾忽思退回；但念吾以兵士而退回，吾又前進，並向牧師表明吾之願望，而牧師對吾亦甚慇懃。」

第六篇 麥根中校日記摘錄

一七七七年一月一日有快函寄到斯班克敦 (Spanktown) 而交與余，令余即速出發與布倫瑞克馬太將軍 (General Matthew) 會合，並留下一位軍官與三十名兵士以便於余離開時保護余之行李。命令到時已晚，故吾於下午二時始行出發。此時冰雪溶化，而冷風挾雨霰吹來。入夜昏黑，泥深及膝；涉水闌之水；隨時走過冰田；軍官與兵士顛蹶者再。吾亦不自知顛蹶若干次，隨時有被叛徒攻擊之虞。吾此時困倦已極。最後不復能行。馬太將軍派人來見，告吾其司令部所在，而吾只能爬行至司令部。將軍詢余亦須略進飲食否。吾即告以吾人無飲無食，而將軍語余將以此二者供給吾人。將軍邀余共膳；吾謝之，因吾急欲休息也。體力已竭，雖吾之精神尚佳，吾又爬行至吾之司令部，而將軍即派人送來大塊煨牛肉，一塊蒸牛肉，一尾燒鴨，與二十打葡萄酒與糖酒。此固吾人之大救濟也。十二時就寢，但倦不能寐。一時將軍過訪，謂適奉命令即須開往布倫瑞克，因此之故吾即編一營而渡過河上之橋，列陣於他方以護此橋，靜候大礮，軍需與行李一一運過。約在清晨六時，吾行抵

布倫瑞克，道路之壞一如吾人從前所行者。吾此時見死者之多一如生者，雖然，吾之精神尙未衰耗也。早晨八時前軍裝未卸，吾人卽入駐城市內末尾之房屋；蓋料敵人將於此處進攻也。

「本連損失一輛行李車，因未加保護而任新英格蘭馭者墮入叛徒之手也。叛徒派小隊侵擾吾人，而吾之副官卽因此次不幸之打擊盡失其所有之行李。吾對其損失深表同情，因此人不過一風雲兒，不堪蒙此損失也。吾思苟吾富有，則吾將有何舉措。其損失達二百鎊。若國王得知，必不任彼蒙此損失也。吾人今茲在新稷西所佔之哨位爲波納斯胡克 (Paulus Hook)，柏斯安倍，波嫩 (Bonum)，拉利騰河登岸地方，與布倫瑞克。若吾人自始卽未佔本省其他哨位，則當甚快樂。從前吾人之防線長九十英里，而吾人少數孤立之軍隊不足資防守。此柏斯安倍之哨位絕非良好，若華盛頓橫施攻擊。此處無市場，而吾人所應信賴者卽國王所發之糧食也。叛徒散處四方，故吾人若越出吾人之哨位卽甚危險。」

第七篇 議員之談話

一七七六年一月倫敦某家報紙之通信員自謂曾參與英格蘭西部某紳士之宴會，該紳士爲「親鄰起見力使其餐棹成爲中立地方，庶其一般友人可於宴飲之餘，恣意談論而不至爲王黨或民黨拔劍。」某君身充國會某甲議員，深惜當前屆會議之時，未曾注意吾英糖島之商人與農人。

某乙議員：「吾不知本屆議會，因本屆議會於行獵季節開始也；但吾人猶憶去歲吾人對此請願所抱之感想如何。吾人決定形式上不能不予以調查，但必待至吾人決定如何處理此事之後。」

某丙議員：「彼等未嘗表示彼等對於此事有何主張。吾信吾人未誤。此類美人必須加以征服，必須課以租稅。吾人何爲代之納稅；彼等令吾人極感麻煩，又不斷令人惱怒。」

布立斯陀爾紳士：「但先生將如何調和公平與課取無代表之人民之租稅乎？」

某丙議員：「代表乎？吾人何爲而不通過提案規定吾人代表彼等乎？吾人之宣誓條例（*Decalatory Act*）不會決定權利，權力及其他一切乎？爲何討論公平乎？吾人不會派遣海陸軍以解決

一切乎？吾人代表之代表其中之每一人。」

某甲議員：「吾不能不謂吾未嘗代表美人；因吾非由美人選出也。吾誠怪在座諸君尙不知彼等在世界上何處者竟自認爲其代表焉。」

某丙議員：「吾大體知之。吾人誠愚乃從法人與西班牙之手將其奪來；吾誠願法人與西班牙人將彼等連同漢諾威皇室一併取回也。」

布立斯陀爾紳士：「關於此一問題先生亦曾於下院內陳述尊意乎？」

某乙議員：「否，不過唯唯否否而已。彼比較他人聰明卽在此等地方。吾曾發言一二次；但無甚意義。雖挪兒斯爵士曾對僕贊美之焉。」

某丙議員：「先生演說至佳；但吾以爲吾之緘口不言與先生之放言高論所得之多正復相同。最重要者卽知直在何方，而吾固知之也。若吾而係挪兒斯爵士，則吾於開陳所見之後將令老議員直接提出此一問題；然後吾信吾可於每日四時赴宴，且恣意享受其餘之時間，而不聽無謂之言至於午夜。」

第八篇 維基尼阿之英格蘭教

柯布先生 (Mr. Sanford Cobb) 於宗教自由史中歷舉各種證據關於最初兩代之維基尼阿人對英格蘭教所致之尊敬者。最初之移民挈來韓特牧師 (Reverend Robert Hunt)，一博學之教師與一典型之人物，經班克洛夫先生自行選擇以充彼等之宗教導師者。移民表決以五百鎊維持其生活，而五百鎊在當日可謂巨額也。一六一二年維基尼阿法律有一項規定，凡對於教士有不敬行為者應公開鞭笞三次，並於先後三次教徒集會之時向大眾求諒。若任何人不允赴牧師處請求查明自身確係英格蘭教教徒，則日日鞭笞至應允而後已。一六二三年又規定凡無證據而誹謗教士者，應付五百鎊菸草以充罰金。當吾人內戰之時，當英格蘭教之主張在英格蘭業已失勢時，柏克利總督得大部分移民同意即將所有清教徒逐出維基尼阿；一六四九年查理第一頭落時，維基尼阿有二十所英格蘭教教區，區內人民欣然照付什一稅，而教士與人民甚為相得。王政復古後，威廉堡通過條例規定全部祈禱文應於每星期日朗誦；除教規所定之問答外其他不許使用。除

英國主教所委之教士外維基尼阿不得有其他教士。他派教士所舉行之婚禮所生之子皆宣告爲爲私生子；洗禮按律執行；非國教徒不得教書，違者驅逐。

第九篇 塔克教長論美國主教

在塔克教長偶爾道出之非常正確之政治預言中，有一段預言述英美之隔絕對於美國有何種影響。此輩主教之第一人於一七八七年委派；而當一七七四年教長即論美洲聖公會教徒所受之痛苦矣。

「英格蘭教不能如其他教派享受充分之容忍。然則關於此點又何爲於英格蘭教與他派之間設定如此有害之差別乎。理由甚爲明白。美人深信聖公會將拘束之，而不許其排脫彼等對於母國所負之義務；而此即於宗教之假面具下用作一種機械以除美人所認爲吾人正爲美人鑄造之鐵鍊。故且讓母國盡棄對美之權力，宗教權力與非宗教權力；讓母國宣佈美國在任何方面皆已離英而獨立；讓母國爲之，然後彼等所有之恐怖將完全消滅，而其恐慌亦將完全消滅。主教在宗教上

或政治上之與美國無關一如其與德國、瑞典或任何國家無關者將不復被美人視爲怪物，但被視爲人云。」塔克教長第四篇論文；一七七四年。

第十篇 斯開勒將軍與新英格蘭軍隊

此時之局勢具見一七七五年七月兵營所發之一札。隨同興曼上校 (Colonel Hinman) 之團隊出發而卽充該團牧師者爲沙倫人 史密士，在康涅狄格西部被稱爲史密士牧師。史密士牧師函告者妻：

「汝欲知關於斯開勒將軍之謠傳是否屬實；斯開勒將軍暗中是否一王黨黨員；謂有人託汝詢余。吾之愛妻，此類謠言完全失實。卽以吾言告詢者；因吾之所言皆吾之所知也。斯開勒將軍之愛國一如國內他人，且就任何方面言之皆無能勝之者。吾深惜竟有多數新英格蘭人不能以公道待之。但彼等無理由懷疑將軍，有理由厭惡斯開勒將軍。將軍態度稍爲傲慢。彼不慣接見曾受相當教育，且能道其所見，並述其所見之理由，但無財產與身分者，當吾人之鐵匠未經介紹入見將軍而欲

進其忠告時，將軍——縱使消息重要而應立予注意，——則嚴詞責備而遣之去。將軍極易察出此人不至爲害，且較其大多數愚蠢之荷蘭人皆有智識。然而必俟余告將軍此人之祖先亦甚高貴，而其淪爲鐵匠乃因其祖先在英所置之產業悉被充公，將軍始願聆之焉。此乃吾人司令官之一種弱點，而吾不願汝舉以告任何一人者也。反之，我方之人又厚以責人。吾之三分之一之時間皆用以告彼等吾人殊無理由懷疑將軍，而有理由信任將軍也。

第十一篇 一七八〇年十月華盛頓致特藍布爾書之一段

「當一軍解散以後他軍徵募以前，吾人屢受滅亡之威脅，然而吾人終得免於滅亡者乃因敵人之因循與愚笨也。一七七六年歲暮，吾人之主張如何搖搖欲墮，蓋在此時二千人之軍隊被逐過稷西而不得不於德拉瓦河採取陣地，故作掩護菲列得爾菲亞之勢；其時敵人若稍涉冒險進取之心則前進而略此地，並消滅吾人殘餘之軍隊固事之最易者也。又當其後之冬令，吾人所有之軍隊尙不足以放哨時，敵人何爲而不解散吾人之小軍而使吾人在此受致命之打擊，乃竟毫不活動而

任吾人逍遙於其司令部附近耶？在第二次大戰之中，連敗兩次而失去菲列得爾菲亞後，吾人於一七七七年冬在鐵爐谷又處於何等殘酷而危險之局勢，蓋鐵爐谷距菲列得爾菲亞不過一日路程，而吾人之軍隊只有敵人之三分之一強，不能防守吾人之陣地，且因缺乏運輸工具亦不能退出此種防地！

第十二篇 佛蘭克林與俄國大使

俄國皇位繼承人曾以北方伯爵之頭銜在巴黎盤桓數星期。彼遣人持其名刺往謁各大使，而名刺上具有其名與巴利阿丁斯歧伯爵之姓名。使者無知，竟留一張於佛蘭克林家中，而佛蘭克林立即驅車往俄國大使館，而命將其名登來賓簿。此不幸之大臣自知若俄后喀德隣聞知其子與其僕膽敢承認美洲共和國將有何言，或將採取何等行動。於為難之中，巴利阿丁斯歧伯爵即遣一人，求計於佛蘭克林，而佛蘭克林即犧牲其自身之自尊以解決此種困難。其言曰：「吾告被等吾本不應自動拜訪；就此次之事而論，則吾不過聽他人之言盡禮節之所當為者而已；但此舉若與吾所敬

愛之巴利阿丁斯歧伯爵有所不便，吾以爲補救之法亦至簡單。彼只須於來賓簿中抹去吾名，而吾亦火其名片可已。」

大公爵保羅素喜偉人且願自身亦一偉人者不久即謀於味真伯爵之旅館中會見佛蘭克林。

